



秦
牧
雜
文

國聞明文學新刊

秦
牧
雜
文

秦
牧
著

文 雜 牧 秦

版 初 月 六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角 四 元 一 幣 國 價 定 册 每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著
作
者

秦

牧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71 P.) W

牧

目錄

第一輯

『謝本師』	二
叭兒狗與仙人球	五
蛇與音樂	九
豪豬的哲學	二二
白魚·黃魚·黑魚	二六
馬戲	三三
浮士德小插曲	二六
寓言的美與刺	三一
讀發霉書的好處	三三
令人顫慄的宣言	三六
閒忙草	三九
含淚的幽默	四四

鬼魅一夕談·····	四
私刑·人市·血的賞玩·····	三
人肉·····	六
求雨大典抉微·····	六
祖宗的遺毒·····	六
柔佛蘇丹·····	七

第一輯

囚秦記·····	七
死海·····	九
火種·····	一〇
伯樂與馬·····	一〇
詩聖的晚餐·····	一三
羅馬的奴隸·····	一〇
拿破崙的石像·····	二六

第一輯

「謝本師」

俄國安特列夫有一個劇本叫做「人的一生」，用五個場面表現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歷程。在劇本中，「人」的背後常常站着一個象徵運命的「灰色的人」，旁邊燃燒着一根象徵生命的燭火。故事記得是這樣的：第一幕在灰黯的房子裏，「灰色的人」來等候誕生，一羣老婦在室內忙碌着，在產婦呻吟間，「人」呱呱墜地了！「灰色的人」靜靜地燃着燭火，顯示着又一個生命臨到地球來了。第二幕，在貧困窳陋的房子中，蠟燭已點了三分之一，「人」與年輕的妻廝守着忍受飢餓，但他們年輕，戀愛比食欲更強，相依爲命，恬然自得。第三幕，「人」已逐漸富厚，在大客廳中開舞蹈會，蠟燭點了三分之二，許多朋友高興地前來赴會，在表面和愛的友情中，有嫉妒與陰謀暗暗進行着。第四幕，在陰沈的大房子中，蠟燭快點完了！貧困糾纏着「人」，婢僕星散，孤寂地陪伴着他的祇有一個年老的傭婦。第五幕，在陰暗淒涼的病室裏，一羣醉漢瘋癲地闖入臥室，燭火跳動，「人」生時圍繞在側的一羣老婦又來了！在垂死的病人牀前舞蹈，「灰

色的人」來說：「靜寂，『人』要死了！」於是燭火闕滅，暗中發出笑聲，復歸死寂，「人」的一生就這樣完了。

這作品使人感到一種顫慄悸動，在字裏行間發酵的是悲哀的宿命論循環論的思想，但是我們敢說有多少人能夠盡其在我，跳開這可悲的生命的軌道呢？

以我們百年來的思想史上，那幾回可怕的「謝本師」的事件為例罷！清末俞曲園曾經以「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治經頗右公羊」的卓特態度聞名於世，而他的「羣經正議」、「古書疑義舉例」諸書，直到今天看來也還鋒芒宛在，但是晚年因為不贊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動，被章太炎所「謝」了！章太炎呢，主「時務」、「昌言」時的慷慨陳詞，反袁時代以助章作扇墜直入總統府的豪概，直到今天看來，也還令人高山仰止，但是晚年因為參加「孫聯帥」的投壺盛典，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謝」了！「談龍談虎」的周作人到今天做了漢奸，又為他的弟子們所「謝」了！這些事件不正令我們想起那個使人痠孿痛苦的劇本麼？

「老」該是一個鬪士最大的仇敵了！多少人（何止俞，章，周），年青時氣貫長虹，中年時慵慵逸逸，洩洩沓沓，到老來「難得糊塗」，老悖瘋癲，將青年時代的豪橫

勝慨看做浮躁凌厲之氣，或則捧老莊尼采，鑽公安竟陵，或則從自私出發，無所不爲，唯其如此，有的學者以「人過四十便無用」來自我解嘲，有的策士在慨歎着「年齡對於人生真是何等可怕」——年齡對於人生真是如此可怕嗎？年齡年齡，多少人假汝以橫行不義？其實時間對於另一種人又何曾不是生命的恩惠？幾年前我在香港加路連山參加過蔡元培先生的祭典，望着無數青年鵠立在他靈前，自己在垂首哀悼中，不禁在腦海中泛起一些鬚髮雪白，眼光深沈的中外革命家、思想家、藝術家的影子，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敬和感動，如果說我們一聽見那些老悖腐朽的東西的名字，就如面對着一些醜惡的木乃伊，那麼一想起這些有着崇高靈魂的老前輩，自己就宛如一個渺小的教徒踏進了羅馬的大教堂，或者變成一個爬上父親寫字檯上撒尿的小孩子——在中國這樣激盪的社會中，我們固然見到不少未老先衰的二三十歲的老人，可也見到鶴髮童顏的七八十歲的青年，與其說年齡可怕，毋寧說是思想可怕，利慾可怕！

我對於那些年紀輕輕便裝着老成怪相說些居高臨下的話的青年人，對於表面恬淡，實際自私畏事的中年人，對於倚老賣老認爲老就是自己偉大處的老年人，都願意防他三分，因爲無論他年齡多少，那種可怕的毒素已經在發酵了。

叭兒狗與仙人球

最近我參觀了一個富麗典雅的客廳。

這客廳，牆壁上掛着幾幅主人祖宗的油畫像，身穿天藍色箭衣，外罩紫褐色馬褂，帽上有頂珠，足着粉底朝靴，正襟危坐的是主人的祖父；鳳冠霞帔，耳環玉佩一應俱全，因為表情太緊張弄得嘴巴有點窩斜的是主人的祖母；穿民國初年的所謂燕尾禮服，一隻手拿書，一隻手拿禮帽的是主人的令尊……主人聽說很崇拜孔子，但在他的私人客廳之間，那個道貌岸然的山東老頭兒可別想竄進來……這之外，牆壁上的字畫，有隸篆草書，有國畫正宗的水墨畫，有工筆的「美人修竹圖」，總之古雅古雅。此外，波斯地毯鋪在大廳中心，楠木桌子上陳有兩過天青大瓷瓶，不是乾隆的就是雍正的。不用說了，這客廳，看來與幾十年前巨宅大戶中的並無分別，但時代畢竟不同，在廳角裏，也有牛奶色的冰箱在閃光了！主人，雖說動不動就搬出「曾文正公」，而且據說經常在養其浩然正氣；但行為卻不很古雅，例如他對於做美鈔生意便真是興緻奇高，他又愛賭，

更擅於批評人家的思想欠純正，他雖然還帶着死去祖宗的氣味，但已經扮相漂亮，不失爲民國三十四年的人物了。

這客廳，就像一個穿着弓鞋的女人忽然登臺表演草裙舞似的，她自己不尷尬，卻使你一看了就肉麻，這客廳，真所謂纖塵不染，陰沈，死寂；小孩子在這兒哇一聲，立刻就有大手掌把他提走。除了叉麻將聲，唸佛吐痰聲，彈指甲聲，打呵欠聲，講大道理聲，是很少有其他聲音了。

起初，我以爲在這兒生來成長的，除了主人一系的人物外，沒有其他生物，但仔細視察，大謬不然，原來還有一頭叭兒狗，還有兩盆仙人球，在無生氣的客廳裏點綴風光，這叭兒狗和仙人球太需要介紹了，我所以嚕嚕唆唆寫了一大堆那客廳的物事，無非想讓大家都知道這叭兒狗和仙人球是生活在怎樣的境地裏罷了。

主人的叭兒狗生得十分嬌小玲瓏，比一隻野貓還要小，牠毛片柔長鬚曲，躺在波斯地氈上就像一個毛球，眼珠圓圓的凸在眼眶以外，腿短短的，格外便於跳跳蹦蹦，牠的桐葉似的耳朵垂下來，鮮紅的舌頭經常伸出半截，牠的扁鼻子和迷惘的眼睛很足以引逗老爺太太的愛憐；牠是那樣的小，小得使人想起傳說中的「墨猴」。北京，那帝王和奴

才總管輩出的地方，貴顯們豢養的「北京狗」是那樣小，民間生長的「北京鴨」又是那樣大，前者小到有的被稱爲「袖子狗」，「龜殼狗」，小到非洲的美國大兵拿來放在襯衣裏頭；後者卻大到可與白鵝媲美，確是一件趣味深長的事。我細細研究主人那頭叭兒狗，慢慢地明白牠被愛寵的原因了，牠聽話呀！叫牠直立就直立，叫牠打滾就打滾，你截掉牠的尾巴，牠就長出一根向上彎曲的令你滿意的尾巴，正像你剪掉百靈鳥的舌頭，那百靈鳥慢慢地就會講出令你悅耳的語言，憑這點狗的「德性」，還不惹人歡喜嗎？慈禧太后曾用充滿情愛的語氣，在女官面前評論過哈叭狗，說：「這種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所以牠們決不能守夜或做別種工作，牠們祇能供人們摟在懷裏，或捧在手內，當一件可玩兒玩玩。」在我所看見的大客廳裏的叭兒，牠的最大的本領就是嬌聲嬌氣的向客廳以外的生人們吠，在主人面前團團打滾，表示牠的「人生」異常愉快，牠對這個客廳視如天府，牠的樣子又是那樣的溫和，興奮，忠實，不偏不倚……牠除了每天聞聞主人的腳臭以外，每天半斤牛肉是十拿九穩的了。

和這柔若無骨的叭兒成爲顯明對照的，是這客廳的另一角，短几上的兩盆仙人球，不是那巨大的雄峙的仙人掌，而是拳頭大小，永不長大的仙人球，兩個小小的瓷質花盆

上，各自培植着一個，它蒼翠碧綠，「球」身上生滿了刺，從它的樣子看，它英雄獨立似的，像煞有介事似的，嚴正不阿似的，有膽量敢刺人似的……其實，它不過是主人客廳裏的小盆景，用它的劍拔弩張的姿態來點綴這寂寞的客廳罷了！祇要主人吐一點點口水就足以維持它幾天那英雄兼丑角的生命，我看見主人常常托起那小瓷盆，鑑賞他的植物「威武不屈」似的姿態，偶而也伸出長指甲，捻掉了他認為生得不順眼的刺，「英雄獨立」的仙人球這時當然毫無反抗，已不像玫瑰的刺似的，爲了保護明麗的花，也不像黃槐的爲了保護雄壯的枝幹，「刺」對於仙人球，不過是使它能成爲主人的小盆景的一件裝飾品罷了。

正當有人指摘主人的客廳不免太寂寞無聲缺乏生氣時，主人就指指他的叭兒狗和仙人球說：「瞧！這不是生意盎然麼？這是北京的名種，這是上苑的珍品，……」

因爲名種和珍品給我以太多的幽默感，所以不管重慶的氣候如何熱得使人發昏，我揮着汗，喘着氣，也得給你介紹了。

蛇與音樂

我看過一幅照片，是攝自印度的，幾個英國士兵獵取了一條幾百斤的大蛇，於是大家拿着槍，挺着胸脯，把死蛇拉着，一人執頭，一人執尾，其他的人站在蛇後喜洋洋地攝了那張照片。下面註明蛇的重量與長度

因為是蛇，而且獵自印度，很自然的使我想起了另一張照片（幾年前我還藏着，現在屢經流離喪亂，已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那照片所攝的景像是一個盤膝而坐纏着頭巾的印度人，以悲憫的神情，面向一條蝮蛇，用一管樂器吹着音樂。我對於樂器的常識十分貧乏，不知道他所吹的東西應該叫蘆笛，還是應該叫做角或筚栗，但那景像我在熱帶是常常見到的，在遊樂場所，當土人的熱舞過後，就常常有一個印度人拿出他的蛇簍，在裏面揀出一條蛇來，大蝮蛇，小花蛇，扁頭的或者響尾的，種類繁多，總之一條吐着舌針目光惡毒的蛇。那印度人用一種安詳卻帶着悲憫的神情對那蛇吹起樂來，那樣的樂器吹不出暴風疾雨似的音響，吹不出狂想曲一類的旋律，但是如泣如訴令人如在

曠野聽「小夜曲」，如在黑夜聽「聖母頌」，我不知道西方人對那樣的音樂產生怎樣的感應，但是一個東方人，我想是很容易感到一種古老，荒涼，悲哀，莊嚴的情調的，蛇似乎受了音樂魔力的催眠慢慢地茫然昂首，慢慢地又蜷伏着如醉如死。

這兩張照片觸發了我一點聯想，它們不正表現着一個英國與一個印度麼？

我——一個中國的小民，不想說誰是蛇，誰是戰士誰是吹樂器的人，但英國所表現的精神確如前一照片，印度所表現的精神確如後一照片，當尼赫魯諸人被捕時，路透社作過有聲有色的電訊報導，說帝國軍隊如何荷槍警戒，如何登堂擒獲……正與那些英國士兵獵得一條大蛇後圍着攝影的興高采烈的神氣無異。然而甘地所表現的卻如那吹蘆笛的人，莊嚴地悲哀地繼續着他的不絕如縷的聲音，臨入獄前還回過頭來叮囑他夫人一聲，怎樣去做一件慈善的有益的事。

這樣的例子自不足以說明東方和西方精神的差異，我沒有那些論述東西文化異同的學者們的冷靜與膽博，而且認為把這兩種文化傳統視爲「宛如兩橛」是一件愚笨的事，但直覺上我總覺得東方文化優秀的一面是有更多的愛物，悲天憫人的精神（罪惡的一面是固陋，停滯，黑暗……）。西方文化，最低限度是近世的西方文化，卻是一種純粹理

智的產物。似乎西方文化更多論理的氣味，而東方文化則更多倫理的氣味。從一些古老的史詩的對比中，從歐洲古代的寓言與印度的禽喻文學中，從今日東西洋人的生活小節中，以至於從上面兩張有關於蛇的照片中，我都有這種感想。

譬如對於一匹病馬，蹇驢，不管牠壯年時爲主人留了多少的汗，到老了，如驗得有病，一個西方人會理智地把牠槍斃，然而在我們北方，卻常把牠餵養着，一旦老死了，主人就給牠穿兩隻白鞋，戴一頂草帽，送一個飯碗一雙筷子，一齊埋葬了。「牠受了一輩子苦，希望來世轉成一個人吧。」這事情和印度人吹蘆笛同樣給人一種帶愚昧的人情的溫暖。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慈愛和愚昧混合着」，常常是許多東方古文化的特點。

我寫上這一千多字的小文，可以說完全是隨感而錄，談不上印度問題，更講不上談東西洋的人生哲學！但也可以說由此引出一點小小的意見吧：如果沒有一分愛人的慈和的心，或力事聚斂，或不惜以最酷虐的方法迫害異己，這樣的人完全是一付西崽相，地痞相，實際上去東方文明一萬八千里，說什麼文化傳統！蛇是可讚美的，蛇有時還懂得聽音樂。

豪豬的哲學

自己雖也讀過點外國的童話，王爾德童話，伊索寓言之類，但總是讀過卽了，印象特深的，卻是一個用豪豬（也叫做箭豬）來譬喻紳士的寓言，大意記得是這樣的：「一羣豪豬，在冬天想彼此擠在一起，用大家的體溫來禦寒，但擠近時牠們彼此卽覺得被刺的疼痛，於是乎又離開，離開了卻覺得寒冷，於是又擠近，一擠一離之間，受盡了兩種困難的折磨，終於發見了彼此間應有的適當的間隔，保持這一間隔，就是牠們最大的平安。」這寓言的作者據說是以牠來諷示人與人間的關係的，使人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聽說英國人斥責忘卻禮讓和沒有上流的風習的兇大時，就常常用這麼一句話：「keep your distance」，直譯起來就是「保持你的距離吧！」人類社會之異於豪豬社會者幾希！

這寓言所以使我發生深刻印象，我起初以爲和我在熱帶森林的生活有關係，在熱帶森林中，每當暴雨過後的黃昏，遠處常常可以見到一隊豪豬奔馳而過，牠們並不像野豬

斑豹那樣的惹人注目，原因也許是軀體太小，不能滿足獵人的肴饌之需吧！也許因為戟張的刺能夠飛射出來，有時能致人於死吧，總之，似乎土人對於捕獵這種小動物沒有多大興趣，偶有捕得的，就用牠們的刺製成鋼筆桿，給寫字間裏的先生點綴寫字檯。這是一種醜陋的小動物，但牠們的社會生活，竟是爲人類所取法。這寓言不禁使我想起那熱帶森林中的蠻荒景象了！先前竟不知道，那裏原也是一片法律人情之地。

細細一想，豪豬本身有什麼趣味呢？我對牠的印象恐怕還是由於那寓言吧！對了！屢次使我憶起豪豬的一些人事，正是使那醜陋的動物能夠盤據在我腦中的原因，我住過不少的亭子間，屢次看到一些鄰居們在廚房裏談得融洽異常，樣子似乎是金石之交，但有時爲了幾根火柴，一調羹油的逋欠，卻又常常有些口角之爭，當他們爭吵時我以爲這一趟彼此的友誼定然完蛋了！誰知不然，以後仍舊在廚房談得融洽異常，仍舊像是金石之交，也仍舊有些以幾根火柴或一調羹油爲導火線的爭執。我的四代同堂的家也是這樣，一個從外面歸來的兒子或女兒踏入家門時，爲表示情愫，全家人會來抱頭痛哭一場。看起來大有世家禮義之風，但祇要過了一天，祇要一天！狠毒和嫉妒就開始在彼此之間發酵了！一碰到這種情境，我就想起豪豬。

這個寓言幾乎把人與人間的關係一語揭破了！我恨豪豬，因為我憎恨那些極力保持自己的缺點以造成人與人間的鴻溝的角色，然而更仔細一想，我又為以豪豬自況的人物悲哀了：真正像一隻刺不到人也不被人所刺的豪豬的人，在社會上有幾個？喝血鬼們有時喝飽了血，他會這樣宣言：「你不侵犯我，我就侵犯你，要末，彼此利用。」看樣子他很像豪豬了，其實他是喝血鬼。孱弱者有時為掩飾自己的懦弱，也會說：「這個社會總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嚙！遭遇些麻煩是免不了的。」看樣子他也很像一隻豪豬以平等地位置於同類羣中了！實際不然，他並沒有刺，其實他是孱弱的松鼠。這樣一想，我又覺得人類社會之同於豪豬社會者幾希了？

自從二次世界戰爭以後，英國社會的情形大大變遷了！從前在車廂裏對坐終日不交一言的英國人，現在竟有因借煙點火路邊之緣而結成夫婦的，人與人間的關係似乎慢慢進步了！我們呢？不知道以師事豪豬自許的人究竟還有沒有，但最低限度，我知道非豪豬而冒充豪豬的，數不在少。括了一筆財的傢伙在各個城市的近郊建了一座座什麼什麼舍，安居其中，似乎以豪豬般的與世無爭的姿態處世了！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現在也有不少恬淡起來（其實是閉起眼睛來）「明哲保身」一下了！這類人物都是豪豬的補充者，

在豪豬般的社會俯仰浮沈，而世人卻以爲他們是真豪豬，於是，松鼠，豪豬，喝血鬼，組成系統，雖然複雜多樣，卻也有人讚歎爲諧和統一。

我不知道豪豬哲學，超豪豬哲學，什麼時候可以隨過渡期的人類一同成爲陳跡！

白魚·黃魚·黑魚

有一些被稱爲「魚」的同類是我所一見之後就無法忘懷的，別說什末鮫人和美人蟹之類罷，祇這些被稱爲白魚，黃魚和黑魚的同類，就已經夠我們驚駭和感歎了。

*

*

*

在十幾年前渡越太平洋一艘名叫「安東」的海輪裏，我見到一羣可憐的「白魚」。輪船是從馬來亞海岸開出的，駛向中國海，像我們一般的商船一樣，輪船裏有所謂「峇哩」（餐樓），二等，公艙，統艙。頭等的搭客大抵已經在電影裏學到了一個旅客應有的風度與表情，他們會請船主和大副們開跳舞會，會在甲板上咬「淡巴菰」看日出與日落，風狂浪暴之夜，會躺在吊牀上啜那侍者們顛顛簸簸送來的濃咖啡，海平如鏡的日子，又會到甲板上憑欄吹一陣口琴……這是一羣高等華僑或者鍍金回國的博士碩士。下等的搭客亂七八糟睡在統艙裏，從海輪船特有的圓窗湧進來鹹味的海水，常常洋溢在整個空間，於是，貧病人吐出來的黃水和娃娃們的糞溺狼藉滿地，他們像死般的躺着，

到了開飯的時候，纔如夢遊病者似的一躍而起搶飯吃，這些大抵是失敗的小商人和窮途落魄的勞工，我們介於上等人 and 「下等人」之間，全家磨處在公館角一個小房間裏。

有一個水手來敲門。

於是引進來一個鳩形鵠面，頭髮蓬亂，臉色蒼白的煙鬼，水手說：

「請幫幫忙，讓這個傢伙鑽進你們牀底下，他沒錢回唐山。」

還來不及等父親點一個頭，那人已經像幽靈一樣鑽進姊姊牀底下，如果他不是那麼消瘦，那樣陰險的牀底他一定鑽不進。

水手舐了舐嘴唇，把一些羅筐，行李箱堆滿在牀口，揚長出去了。我們全家都受驚地望着那黑暗的一角。果然，瞞過了胖胖的外國巡查員和他後面瘦瘦的中國助手，那個幽靈似的人物像一隻龍蝦樣跳出來，哆嗦着嘴唇向父親道了一聲謝，又給那粗魯的水手引走了。

以後一二日，奇怪的是我們這些蹦蹦跳跳的大孩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什麼地方，甲板，統艙，小便間，都不見了這個一張黃臉皮包兩塊高顴骨，中嵌兩顆沒有光采的眼珠的瘦漢子。

但有一天，忽然甲板上一片嘈雜的人聲，原來那煙鬼和另外一羣「白魚」給清查出來了！都綁起來鞭打，其他的「白魚」也和那人同樣，大抵是一張黃臉皮包兩塊高顴骨。足足有七八個瘦削的人被綁在船欄杆上鞭打，產自馬來的籐條是韌而長的，打在那些身體上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響，一個外國人站在旁邊鄙棄地看他們受苦，一個水手一邊狠狠地抽着籐條，一邊得意地向周圍的人嚷道：

「走到貨倉我說奇怪呀，怎麼有一股屍味兒，查起來，有的藏在空油桶裏，有的在索圈子裏，他們就在裏面拉屎拉尿，還在裏面抽煙，膽子大到生毛啦，要不是死掉一個……當然，有人引他們到裏面去的。」他揚眉望了一眼，向周圍的水手和搭客冷冷一笑，又繼續舉起了籐鞭。

在哭鬧吵雜聲中，我們弄得了一點眉目，那是一批被販賣到南洋礦山當「豬仔」的礦工，逃跑出來想混回中國，但因為大抵在礦山那樣的環境裏薰陶壞了，吸煙嫖賭，窮到幾乎祇剩一身短打，大概和從前那個水手有什麼鄉親關係吧，纔給帶到船上當「白魚」。

當浪頭濺上船舷時，那些可憐人的頭都給濺溼了，有的搭客出面講情，外國船主唔了一唔，說是除非有人代他們付出乘費，否則船到海南島，香港之後轉回馬來亞時，仍

要把他們帶回頭的，大家在議論紛紛之後，終於有人擲下了錢，我的父親也掏出幾張票面上印着老虎在打呵欠的新加坡幣，歎息一聲回到公艙裏的小房間去了。

於是那些「豬仔」們，或者說「白魚」們，被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那一條已經僵硬的，由於他的臭味使同伴們遭了殃的「白魚」，給兩個水手拋出船欄外海葬去了。每當我在懸崖上默默地看海，我就想起在那深邃的海底，珊瑚和海星一類東西之間，不幸的人類的骨殖也還在那兒閃着白光的吧？

*

*

*

幾個月來，我有機會在湘桂，黔桂鐵路上，西南公路上看到大批的「黃魚」。

黃魚，種類多到難以敘述，在柳州，我知道有一個女郎靠她的美貌和淺笑，做了「飛機黃魚」，知道有一個大肚子小眼睛之類的人物，耗資十萬元做了一條「小包車黃魚」（僅僅是從柳州到貴陽而已）。更珍奇的還有「坦克黃魚」，「砲車黃魚」，而最普通的，該是「火車黃魚」！

在當日的湘桂，黔桂路上，任何一個寂寞的車站，任何一列走了樣變了形的火車，你都可以看到哭喪着臉的黃魚們，他們起初走近火車，完全無法可施，但有些「同志」

走來了，或者有些面目黧黑的機工走來了，價錢講妥，他們就有機會被安排在「五等火車」中的任何一等，當然，最普通的是第一等的火車頂和第五等的火車底。

在洛東站我見到一個被掛在車輪旁邊的第五等的黃魚，他賣了行李付出幾千元換來這麼一個渾號，但那一列「疏散專車」從柳州開宜山開了八天還停在洛東站，他的「座位」，一面是黑漆漆的鐵板，下面是堆積如山的垃圾和蔗渣，金頭蒼蠅嗡嗡嗡嗡在飛，離他五丈遠有一排人屁股朝着他拉屎，離他一丈遠有一羣人嘻嘻哈哈在賭牌九，離他半丈遠有一具被火車軋死了兩天還不掩埋的血肉模糊的女屍……這條可憐的黃魚，向我敘述他的遭遇，結論是：「夠了，夠了，真夠了。」

至於「汽車黃魚」，每個人都有他一套見聞的，每一架痲瘋疾病，肺病第三期的汽車都會親口向你敘說一切，雷多路開放後有嶄新的汽車開進來吧，在車場裏，請有機會偷聽老汽車和新汽車的夜話，說就有機會去寫一部「亞洲大陸的傳奇」。

提起「黑魚」，每個人腦子裏都有一些黑色的記憶。

當軍閥時代，就是當男青年遭殺戮了會被剝去褲子，女孩子遭槍斃了下體會被插一根木棍的日子，我看過這樣的「黑魚」，他在任何地方舉槍命令公共汽車停下，司機不

遵命時他就在後面轟擊，在廣東一個地方，我曾經看見一輛被轟擊過的汽車滴着血水疾駛逃遁。

那時候不稱他們爲「黑魚」，而叫做「搭霸王車」，還有「看霸王戲」，「吃霸王飯」，「嫖霸王妓」……不知道項羽當時的軍紀是否這樣壞。

現代大概進步了，「霸王」二字已不再流行，現在這類人物統稱「黑魚」，據公共汽車的管理人發表的談話，重慶這樣的「黑魚」每天祇有五千條。

最驚人的是坐人力車也有「黑魚」，在桂林，我看見一個兇惡的西裝青年在中南路大打車夫，理由是嫌他跑得太慢，當有人上前勸解時，他聲稱從麗澤門到中南路他已經打了車夫三次了，假如速率不提高的話，他準備打第四次，而且，而且什麼呢？他宣稱一個子兒也不給：「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什麼人呢？在我們看來：一個中國人，一條「黑魚」。在他看來：一個帶一枚具有特殊權力的證章的人。

這樣的「黑魚」大概不限於桂林一地，我現在住在一個「坡」上，四圍都是一些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小販和窮人，當黑夜到來，吵鬧，刷馬桶聲沈寂以後，常常可以看見一

個車夫招呼他的顛頂的妻子，一同從坡下把人力車擡上坡來，氣喘吁吁，看他那垂頭喪氣的樣子，我真想上前去問他是否碰見了「黑魚」？白白地滴幾滴血喂了那條「黑魚」？想起了這些白魚，黃魚和黑魚，我不禁沈重地歎一口氣，人類發明了交通工具，但是卻仍舊無法解決行的問題，正像世界上雖然有氣體機，玻璃衣一類的勞什子，卻仍有人夏天露着屁股，冬天露着胸膛一樣。

這些白魚，黃魚和黑魚的故事，我們周圍的人早已看膩了，聽膩了，但如果人類與鮫人，美人蟹等水族語言相通，在月明之夜靜謐的沙灘上對話，我想牠們聽到人類中也竟有這樣的「魚類」時，美人蟹是非皺起臉孔，而鮫人是非墜淚不可了。

馬戲

曾經在桂林獻過身手的「華僑馬戲班」不知轉徙到那兒去，這個馬戲班的班主聽說他是山東人，曾經橫越西伯利亞到蘇聯去學馬戲，回國後組織一個「中國馬戲班」，旅行獻藝於南洋歐非一帶，回國後正待整理，卻碰巧戰事發生，流亡轉徙，器具散失，在湘桂的情形是有點近於苟延殘喘的，而今天，在桂林的那個馬戲棚子已經破敗了！不知道他們又轉徙到什麼地方？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是曾經見過這個「中國馬戲班」的，那時聲勢何等浩大！人員齊備，獸類也不少，最新奇的節目是馴養了一隻老虎，在節目完了時就讓這隻老虎在場中徐步，沒有樊籠也沒有鞭子，那隻老虎卻竟然服服貼貼地在場中走着圈子，猶如一隻水牛，一點兒也不野。其他各種動物自然也很多的，但單祇這個節目，已經足以誇耀於觀眾之前，和其他外國馬戲班分庭抗禮。

但今天在桂林所見到的馬戲班，那裏是馬戲？乾脆稱做人戲好了！叫一些小孩子小

姑娘在爬竹竿，走鐵索，拗脊骨，翻筋斗，用這來博取喝采和掌聲，年前甚至有一個小姑娘在練藝時因營養不良，一時失足，不幸跌斃，這種情形和外國馬戲班的以獸類爲主的節目比較，實在叫人哭笑不得。但我一點沒有苛責那位白髮蕭蕭，壯志銷磨的老馬戲班主的意思，在中國，恐怕一般人對馬戲的態度，不會比對那些拉西洋鏡的，在鄉間做「殺人種瓜」的殘忍把戲的好多少吧？

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時所看的一些馬戲班的盛況，在南洋，當一個馬戲班到來的時候，就開始用各種新奇的方法做廣告了：街道上可以看見一小隊的大象慢慢走過，象背上安置了小木屋，木屋裏一個黑小孩伸出半截身體來向人招手，象身中更掛着大幅的彩色廣告。而且在開演之前，總是預先開放他們的動物園，或者以極少的代價先招待人們參觀老虎吃牛的每日必有的節目，大的馬戲班的獅虎總在十數頭以上，每天要犧牲好幾條水牛做牠們的食物，先把水牛的大角斬掉了，然後推牠們進獅虎的籠子，被奪去了上帝賜予牠們的武器的水牛，祇好齧舐地啣獅虎的饑吻，這種情形對於籠子外的人類是刺激的，於是開演時總是盛況空前。經常，馬戲班建築一個圓形的帳幕，在帳幕和門口售票處之間還有一條長長的通道，通道裏擺放滿了野獸籠子，任人們在看戲之前，先飽覽

番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動物，於是，有人用一根手杖去撥弄那懶惰而又醜陋的鱷魚，有的少女面對着梅花鹿和美麗的斑馬呆呆地憧憬，也有的人用石子去投擲駝鳥的巨大無比的長腳，大膽的小孩用他們辛苦地從父母處索來的錢買了金蕉，牛角蕉，來餵養大象和猴子。到開演的時候，像螺旋形一般的越旋越高的位子裏坐滿了人，看那一幕幕精彩的驚險的演出，大象，獅，虎，狗熊，猩猩，駿馬都參加節目了！自然也有人做的戲，但是那多半是大人做的，而且多數利用器械，譬如用人做砲彈，放在大砲口裏讓彈簧把他彈到幾丈以外的大網裏面之類便是，很少叫小孩子來拗脊骨和冒萬險的。到節目終了時還有餘興，放一隻鴿子出來，讓這隻象徵和平幸福的小飛禽在場子裏飛翔，鴿子是受過訓練的，不久之後便會停在某個觀衆的肩膀上，於是那觀衆可以得到馬戲班的獎賞，一筆獎金或者是一頭小羊。

馬戲班對於野獸的訓練可以說是用盡了人類折服和奴役他人的兩種最大的聰明了，即是「威迫」和「利誘」。在銀幕上看過海京伯馬戲班訓練野獸鏡頭的，誰都明白這兩種法寶對於一個人的人性或一匹獸的獸性之磨折改變是如何的可驚，先是一頓打，繼之是一頓餓，最後是幾片肉或是幾根骨頭的引誘，雙管齊下，終於使一隻森林裏的野獸變

成一個馬戲班裏的藝員，這情形自然使人不無感觸，但如果人類的聰明和智慧，或者說得壞一點，奸詐和虛偽，能夠像馬戲班那樣，用來對待自然和野獸而不用來對待同類，那已經是大可慶幸的事了！

對於一個窮奢極侈，生活糜爛，天天追求感官刺激的「高等人類」，或者對於一個長年勞碌如牛馬，積鬱難舒的「低級人類」，馬戲卻不失為一種生活的調劑品罷？但馬戲的意義也許並不止於娛樂。當我們看見一個穿着紅衣服，象徵着森林的烈火似的非洲土人，大無畏地驅策着獅子時，或者看見一個溫柔的女郎，微笑地把她的腦袋伸進獅子口裏時，除了捏一把汗，恐怕血液也要沸騰起來的罷。這應該說是一種教育，或者勇敢精神的潛移默化。世界上，德國和蘇聯的馬戲班特別發達，德國的海京伯馬戲團儼然是世界馬戲業的盟主，蘇聯一個馬戲班主逝世時，常常由政府明令褒揚，這原因是很值得尋味的。

但在今日的世界，馬戲業恐怕已普遍地凋零了！當肉類像珠寶一樣貴重，歐洲的國家都在限制食肉的今日，難道還能容許天天驅一羣水牛去膏虎吻麼？在整頓騎兵補充前線的時候，難道還能容許一羣駿馬，閒散在馬戲班裏麼？今日如果有碩果僅存的馬戲

班，在節目終了時安排一個「放白鴿」的節目，那簡直是對人類的一種諷刺了！

於是我想到了，即使是看馬戲那麼一回小事吧，也牽連到世界的善惡之爭這一個中心問題，這一大問題不解決，連一條頭髮，一個毛孔那樣的小事情，也不能有圓滿和幸福。

——寫於大戰方酣之際——

浮士德小插曲

當報上登出歌德故居被毀，那千萬人憑弔的小住宅變成一堆瓦礫，而且，屋前象徵和平的橡樹竟變成絞刑架的消息時，一個老德國留學生惘然地告訴我：他和一本德文「浮士德」的美麗悲哀的故事。

他十幾年前在德國一個拍賣場上發見一本精裝的早期出版的「浮士德」，裏面有異常精美的十幀插圖，這本書曾經許多名人閱讀過，老威廉皇帝讀完之後在上面簽了一個名字。

顯然的，這是一本名貴的，甚至有點古董氣的書。公開拍賣開始了，大家都想要這本書，於是我們這位朋友和許多德國人競爭着，起初他出幾個馬克，以後人家加到幾個馬克，最後他出到七十幾個馬克，勢在必得，但那些德國人競爭的熱情也未稍殺。

忽然，拍賣員把鈴一搖，笑着宣稱道：「這位東方朋友看樣子很喜歡這本書，我們大家不如本地主之誼，讓給他罷！」那些競爭者們聽了熱烈鼓掌表示同意，於是這位留

學生以七十幾個馬克買了那本寶貴的書。

回國後不久戰事爆發，這位朋友在戰場上，每次躲空襲，什麼東西都不帶，口袋裏卻藏着那本書，但在一次大規模的轟炸下，他受了傷，那本書也被炸得粉碎。……最後的結局使我們想起歌德的故居和那株染了血的老橡樹。

這位朋友敘述這段往事，不勝感慨的神情和聲調，使我想起大概將終生不忘歌德與「浮士德」，那本書毀了有什麼關係呢？祇要書的精神已經感染了人。歌德的故居毀了有什麼關係呢？祇要新的德國能夠更重視歌德的遺澤，一如新俄時代印了更多的普式庚，托爾斯泰等人的著作一樣，普式庚，托爾斯泰等人的白骨銷毀了有什麼關係呢？

人類文化史上的大浩劫，秦始皇焚書，尼羅皇殺教徒，亞歷山大城的火，中世紀的精神桎梏，各個王朝的文字獄，法西斯對文化的殺戮……並不曾使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角落的文化精神爲之真正中斷死亡！這種精神離開簡帛、蘆葉卷、蠟板、紙張，躲藏在人們的腦中、心中、舌尖上，向同一生活階層的人輾轉傳達，機會一來，又體現於簡帛、蘆葉卷、紙張中，想到這一層，我真要發狂地想到我們現在的一簞之食，一瓢之飲，裏面就有古賢哲們當年身體中的一滴淚水，一粒元素細胞，我們現在的一個思想，

一陣感情，一種潛意識，都曾經受過無數古人的感染……想起這一層，我們真是喜悅而又顫慄。「求生的人不需要立碑碣」，西方的法西斯毀了歌德的故居，東方的法西斯剷平了魯迅墳頭的碑碣，行爲如出一轍，但可斷言的，墳裏的人如果有知，決不爲自己悲，墳裏的人如果能冷笑，那種笑聲一定充滿了堅決與輕蔑。

寓言的美與刺

法朗士寫過這樣的一個譏諷的寓言。他說一個波斯的王子初登帝位，召集學士們道：「歷史可資借鑑，你們給我編撰一部詳細的人類歷史吧。」學士們唯唯而退。二十年後，學士們用好幾隻駱駝馱了幾十卷新編的史書來，皇帝很高興，但是覺得史書太繁重了，他已入中年，無心閱讀，又叫學士們刪繁就簡。十年後，學士們又用一隻駱駝，馱了史書來，皇帝又叫他們再刪簡。若干年後，馱史書來的變成一隻小驢了，但皇帝精疲力已衰，仍須更小本的史書纔能閱讀。再若干年後，縮小到無可再小的史書編成了，但皇帝年事已衰，病已危殆，奄奄一息，一個年老的內侍祇好把全部歷史縮成一句話，向皇帝耳語道：「人類的歷史，就是生，痛苦，死亡。」

其實這句話說給做皇帝的人聽是不適宜的，他應該說，皇帝的歷史是「生——縱慾享樂，荒淫無恥，」或者再加上一句：「被革命黨推翻，然後死亡。」不過故事的諷刺性可真夠的。皇帝如果以為人的道路應該是壓制別人，荒淫無恥，則他雖讀歷史又有何

用？如果讀史書之後，知道以往的日子，人民多數是「生，痛苦，死亡」，但又不能毅然有所犧牲，有所興革，則他雖熟知史書，仍是那句老話，又有何用？何況御用的學者決不敢說真話，更何況像法郎士所諷刺的皇帝這一類人，大體上說根本又不肯讀書。

歷史上有兩種人是不讀書的，一種是荒淫無恥的集團，他們束書不觀，縱情犬馬聲色，一種是胼手胝足的勞苦集團，他們雖欲讀書而不可得。前一種趨勢使前一種人雖有權勢而走向愚昧，隨着驕橫與物慾之後，變成近視、無知、狂妄、荒誕，使後一種人不期然而集合，而蔚成大的集團，接受苦難生活所啓示的真理，「揭竿而起」。「生活」是一個最好的教師，他不但教人懂得現實，實際上也教人懂得「書」，不過有的人讀的方式不是對着一本本的冊頁，而是輾轉接受他人言語或行爲的影響罷了。思想的力量所以偉大者在能感人如電，而不在印成千千萬萬本的書，因為這樣，脆弱的知識分子層在大革命時纔常常能成爲酵母，發酵的情形有時竟出於他們本身意想之外，「發酵」了的羣衆的聰明有時對照出前一種人的愚昧，簡直令人失笑。

法郎士的那個寓言是可愛的，他使任何一個國度的人，讀那寓言，想起歷史，都忍不住有會心的微笑。

讀發霉書的好處

在一個舊書攤上，翻了幾本發霉的書，看到了些令人作會心苦笑的「雜鈔」，例如，「留仙外史」裏面把蜥蜴叫做「脫壳龜」，把這種脫壳龜說得神出鬼沒，幾乎使活人一碰到牠就變成血水……另外一本叫做「消閒大觀」的，作者是「蝶廬主人」，裏面除了些中國式的怪力亂神外，還有紐約巴黎的傳奇，看那作者和書的名字，當是清末民初的出版物無疑，裏面提到霍亂，說是暹羅有一個壯年人，一天打呵欠時，一隻蒼蠅飛竄進他喉嚨裏，因為吐不出，索性吞下去了，接着就大吐大瀉而死。那位「蝶廬主人」天真地加以按語說：「蒼蠅本無毒，今竟致死，特書之以質諸良醫云。」

到今天，再沒有人看見一隻蛤蚧或者一隻非洲變色蜥蜴的標本就奔走駭汗了，就是小學生，也不會像那位博聞廣錄的「蝶廬主人」似的，給蒼蠅作良好的評價了，偶然讀讀這些發霉書，教人明白從前中國是個什麼樣子，並不是一件無用的事，正像我們讀清史，分一點精神聽聽軍機大臣剛毅和大學士徐桐的謬論，也是好的。四十五年前有以雷

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爲天下無敵法寶的軍機大臣，有不相信海外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大學士，聽聽他們的謬論，到今天如果看到什麼大人物設壇求雨，聽到什麼名流之類對國際關係信口雌黃，明白那是歷史的餘孽，幾千年來進化的渣滓，少出一點冷汗和少打一陣子雞皮疙瘩，未嘗不是有益於健康，挽救神經衰弱的好事。五四運動以來，「發霉書」（如擬蜥蜴能使活人變成血水，蒼蠅無毒的那一類書）照理該很少了，事實不然，我們不必遠提「學衡」「甲寅」等等反對文學革命的死硬派雜誌，那是盡人皆知的東西了，就是在十年以內出版的書，如果到圖書館去搜來看，仍舊可以發見有的在痛罵學生救國運動，有的對法西斯制度不勝讚歎，有的則痛痛快快說他贊成獨裁，反對民主……三四年前的舊雜誌，那花樣更多了，有的預言希特勒必然打進莫斯科，有的痛罵團結的人都是搗亂分子……這些書、雜誌、文學，在民主高潮的今日看來都與說蒼蠅無毒的書同一格調，霉臭得可以了！但這種近世的霉臭書，我仍舊勸青年朋友到圖書館找來看看，因爲年代不遠，當年那些一聽見民主兩字就面青面黑的理論家，那些落水出水都振振有詞的大學問家，今天大抵仍未壽終正寢，而且正在運用其生花妙筆「成一家之言」，民主精神本來簡單平凡，倡人權，尊輿論，重百姓，講道理，朝着這個方向做的

是民主，否則即使說到天花亂墜，卻仍舊是不民主，然而一到此輩筆下，民主問題似乎就是艱深到非由他們開「民主訓練班」訓練十年的人便無法知道其中奧妙似的……如果讀者們能夠到圖書館找那些三年前，五年前發霉的舊雜誌舊書籍看看，看誰由「名教授」一變而為特任官，看誰立論表面上前後矛盾一至於此，看誰讚美希特勒連滅十四國，看誰拍着胸膛，預言莫斯科必陷無疑，把這些大理論家，大學問家的名字記下來，然後對照參讀當前的一些妙文讖論，則神經衰弱之病和啼笑皆非之感，就可以稍為減少。

這不是算舊賬，算舊賬與接受歷史教訓不同，如果一個人已經變好了，你仍舊斤斤計較昨日的瑕疵，是算舊賬。但如果有一種人，昨日賣的是狗肉，今日賣的仍舊是狗肉，不過掛上一兩個羊頭，就硬說是羊肉，則弄清楚他昨日是個屠狗專家，不失為一種人生所必需的智慧，這就是發霉書的好處。世事變得太快，而一些人的嘴臉塗粉太多，我們是需要一點起碼的記憶力的。

能夠隨便搬一本昨日霉臭的書，就可以少讀十本剛離開印刷機就準備霉臭的新書，正像衆所周知，現在的印刷機忙得很，印的不少就是這種「蒼蠅無毒論」之類的書。

令人顫慄的宣言

上海淪為孤島（太平洋戰爭以前）的時候，租界的人們到南市去，一些漢奸大施狐威，指着自己的鼻尖對被盤查的人們說：「我就是漢奸，你要把我怎麼樣？」同類的事也發生於香港、九龍守軍撤退的時候，搶案叢起，那羣「爛仔」們也指着自己的鼻尖向居民們說：「現在是明火打劫的時候了！我就是『賊公』，快把你的東西拿出來吧。」事情自然令人啼笑皆非，當自己的良心黑得像一塊墨的時候，自然談不到是非之辨，進而，反以自己能夠做壞事凌轢他人自豪了。

同種類的事還多呢，就說桂林吧！這一向我就連連看到一些「寫文章的朋友」的宣言了！說些什麼呢？不外是自歎命薄，儒冠誤我，「百無一用是書生」之類。理由很簡單，窮！人們發國難財的揮金如糞，寫文章，祇存得幾根窮骨，一身酸氣，於是，想及早引退，就做出一個結論來：「寫文章有什麼屁用呢，我以後不寫了！」煌煌然的宣言，於是發出。

從前有一位紡織企業家工廠虧本，對新聞記者說：「工廠沒法辦了！我還是到礦山去剝削點剩餘價值吧！」因為話說得率直，一時傳為笑談。但在今天，這類可笑可鄙的自我宣言已經沒有人覺得奇怪了！「一切路向着羅馬」，祇要說是改行去做生意發國難財的，大都言之成章，持之成理，聽的人就連連點頭，也無怪我們的文士，想向金碧輝煌的「羅馬城」進發，而且大發其宣言了。

但看了這類文章，是不無遺憾的，既然數出自己以及文字這撈什子的十大罪狀，（此中國慣例也）便溜個大吉好了！卻仍寫這篇文章來叨叨絮絮一番何為？這不是又做了一回自己所痛悔的事了麼？現在凡百事物都要爭取時間，桂林一間經紀行先知太平洋大戰的消息四個鐘頭，賺錢百萬，想奮起追蹤的文士不可不鑒諸！如果說寫一篇向「文壇」告別的文章，一以自炫，二以警惕來者，則未免頓令人生幽默之感，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似乎我們以後白紙印黑字，由黑字傳達思想感情這樁事業還不致中斷，自炫有無效果，姑且不論，警惕來者一事的效果，我卻是很替這一羣文士抱點杞憂的。

何凝譯過一個英文字 Bohemian 做「薄海民」，解釋為「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知識青年」，說這種知識階級和早期的士大夫階層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

法社會崩潰的結果，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更稀薄了！這一類的知識分子，沒有前一輩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反而傳染了世紀末的氣質，因為他們的「熱度」關係，往往肯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上面提到的那類文士和這類「薄海民」，嘴臉味道十分相似，真要奉勸一聲小心纔好。

一個人忽忽上坡又忽忽下坡，早晨是一點光明，晚上卻變成一顆霧粒，對自己的向後轉走和退伍落荒，口沫橫飛，沾沾樂道，怎教人不為之顫慄？

閒忙草

我所知道的最忙和最閒的生活方式，一種在荷蘭，一種在瑞士。荷蘭女人據說常常這樣：「用一隻腳踏紡紗機，一隻腳推動着她的嬰兒的搖籃，以兩隻手爲她丈夫或什麼親人織短襪，再在膝頭上擺一本書，邊看邊哼着嬰兒的催眠曲，在這同時，利用她的身體的壓力，在她屁股下還壓着一塊準備出賣的酪餅。」這種生活方式使人覺得可笑而又莊嚴。耶和華所賦予人類的能力已經一用無餘了！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熟得發紫，這種生活方式恐怕無由產生吧？最閒的是瑞士阿爾卑斯山上的養病人，他們在白雪皚皚的山尖上曬太陽，靜靜地等候黃金似的光陰從他們身邊溜過，一住就是幾年，天天喝牛奶，天天浴日光，用季節來記日子，忘記了月日時刻，這種生活方式，真使人覺得可憐而又可喜。

在我們國度裏，閒是社會中上層由來已久的風習，人們也許討厭和尚，討厭教徒，卻不大見有人切齒罵道士，我想這和羨慕他那一分瀟灑閒逸很有關係吧！唯獨這班老莊

之徒的道士，肩着一分無爲的招牌，可以以黃鶴自況，度其幽閒歲月。郭沫若說中國的宗廟之間，「老莊無分吃豬頭」，這話我大不贊成，形式上孔夫子出足了風頭，實際上中國人血管裏卻幾乎大半流着老莊的血液，時常希望飄然出世，或者恬靜地獨善其身，更希望一份子無所爲的閒逸，從鄉下老太婆到城市大政客，這馬腳不是時常露出來麼？

在中國任何角落，我們不難看到一大堆閒人，熱天裏的茶店整排的躺椅上，睡着整排的蝦仁似的人體，擺一天龍門陣，玩一天百靈鳥，甚而閉目養一天神，慵慵逸逸，拖沓沓，待那一杯茶由馬尿色變成清水了，纔施施然歸去，一覺清夢，明日來仍舊重溫今日的生活節目。等而上之的，就玩骨董，藏字畫，你如果以爲他們真想變成「仰韶期」「馬廠期」之類古文化的考據家或八大人仇十洲之類，那你就鑽進牛角尖了！他不過借此來銷磨寂寞的生涯，古董與字畫、清談與茶經之於此輩閒人，不外等於鴉片、海洛英之於黑籍君子，麻醉排遣一下而已。像冬眠的蟲，曬膩了太陽的貓一樣，連伸一個懶腰都懶，這類幽靈似的閒人，各鄉各鎮都有，大都出沒於用紅漆在燈籠上描宋體字的地主人家。此輩振作精神的時候也未嘗沒有，譬如「這家偷壩水，那家挖界碑」之類的田園官司需要入城告狀，大吹大擂的紅白喜事，以及在可憐相十足，露着黯紅色牙齦

對老爺少爺們傻笑的佃戶面前點穀子的時候，他可顯得比較忙碌了！在他們全生涯中簡直像一粒砂在恆河岸上，小得太不足道了！閒逸是他們生活的基調，有破壞這基調的，如兵燹匪亂之類的「劫數」，必令老爺少爺立刻長吁短歎，太太小姐頓萌短念，他們對於閒逸的需求和習慣，遠在阿爾卑斯山頂肺病患者之上。

談到忙，那就得算到都市裏一幫高等華人了！放下算盤，就是電話，放下電話，就是商業信札，營營碌碌，從早到晚，這是買辦經理輩的忙。買一件衣料，跑幾十間鋪子，扮一個臉蛋須化三個鐘頭，深夜還得守住麻將檯邊打呵欠，這一場電影之後又得驅車去趕看第二場電影的，是洋老爺，「洋少爺」及其太太小姐。這類蠅營狗苟，享樂唯恐不及的忙碌，梁啟超曾經把它譬喻做「蟲蝶翩翩，蛇螭蜿蜒」，好像還譬喻做在糞坑裏擠來擠去的蛆蟲，大聲疾罵起一番，但罵者自罵，忙者自忙，今日你如果有福參觀一下沙坪、藕池口等所謂商品集散要地，那一羣商人輩的忙碌之態，定然令你吃驚不少，那是神經拉得緊緊，面部肌肉漲得綑綑的一種表情，即令畫「最後的晚餐」的名畫家復活，恐也不能繪畫那一付倥傯之色於萬一。這類都市的產物，挾其空虛無物的忙碌，一入政界就變成「華威先生」，一入文壇就變成個不寫文章的縱橫家，一辦學校就變成個

吹牛的學棍，一而二，二而四，繁衍孳乳，以至無窮。有些人覺得某些地方儘是鬧哄哄的，卻不知道攪些什麼，蓋未明此理也。

不用說，這些人對於他們的這類忙碌的愛好和熟習，在程度上常也超過了荷蘭的農婦。

唯其前一類人充斥於農村小鎮，後一類人充斥於通都大邑，於是這兩處閒逸與忙亂的景色，儼如涇渭。也唯其此輩出盡風頭，於是一腳牛糞的農民，手足胼胝的工人，研究室裏白髮蕭蕭的老教授，在物價指數表下氣喘呼呼的小職員，雖然也忙得天旋地轉，但給與我的感覺印象，卻覺得不大出色了。

含淚的幽默

幾年前我徒步在廣東北部一條公路上，碰到一個逃亡的士兵，他形容枯槁，衣服破了，皮鞋爛了，卻還苦苦地趑趄奔走，我們攀談起來，當我問他爲什麼要逃亡時，他睜了睜黯淡無神的眼，幽默然而沈痛的說：

「官字兩個口，他們當官的會吃兵糧，我們兵字兩隻腳，就會逃走！」
幽默是幽默透了，然而教人顫慄。

我又碰到過一個工人，他說：「咱們工字不出頭，你敢強出頭呀，你就得變成土！」同樣的，有一個稍識之乎的老農人啣着旱煙半閉着眼睛給我解釋過「農」字的意義，慘然地說：「種田人，佃農兩字就是生歪了時辰八字呀！」意即農字是「曲」「辰」兩字合成。那種痛苦的風涼話，聽了真教人起雞皮疙瘩。

如果這些字祇能作這種解釋，而且萬世不易，那就怪不得倉頡造字，羣鬼夜哭了。這些事件教人想起每個人都是如何關心自己的命運，他們反覆體味自己的生活，苦苦地

想着人生與社會，結果，宿命的觀點，或者絕望的心情，使他們產生那種含淚的幽默，這種幽默感人的力量是不同於一切的笑話與諷言的。含淚的笑匠——卓別麟所以不同於滑稽明星羅克，原因在此。

爲什麼金聖歎在被腰斬之前，還要在家書裏耍幽默？爲什麼西洋文學史上無數的諷刺作家，當迫害臨頭時，仍舊拚死再寫一行諷刺詩文，或者再說一句諷刺的語言？在巨石似的壓力下，諷刺像是草芽似的從空隙處萌芽。這種諷刺，唯其基於痛苦，所以令人有含淚道出之感，唯其曲折說出真實，所以又令人感到幽默，此類痛苦的風涼話，常常產生在高壓之下，反抗的意念已萌，行動卻未成熟之際，在這種「密雲期」，希臘的奴隸伊索寫出他著名的寓言，傾覆之前的德國人民之間流行着數不清的譏刺納粹的笑話，（當時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的恐怕也不祇一兩百條）這種寓言笑話，在當年希臘的統治階級，納粹的權要們看來是可惡的諷刺，但我們今日看來，卻都是含淚的幽默，這幾乎成爲一個無可諱言的標誌了，諷刺的風氣和政治的壓力是成正比的。

當「含淚的幽默」的風氣流行在田夫野老，蠶婦村氓之間時，在三十三天之上吃蟠桃的人當然不注意，當這種風氣流行在文字，繪畫，作品間時，他們又覺得這不過是知

識分子在搗亂，在這種時期，優秀的知識分子常常被目為亡國的孽種，社會的害蟲，無拳無勇，平時被視為「百無一用」的書生，這時忽然被擡舉得和魔鬼差不多了，可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當粗獷的呼聲，爽朗的笑聲能夠呼出來笑出來的時候，「含淚的幽默」便退潮了！人，誰都一樣，誰也不喜歡含着眼淚作慘笑。

鬼魅一夕談

一九四二年間，廣東韶關槍決了一個貪污成績異常傑出的新會縣長李勉成，他的巨大的屍體棄在黃崗墳場上，直到腐爛了纔收殮，他的愛妾四處哭哭啼啼，他和新會一些土霸合股做生意的股款都給人吞光了……。

*

*

*

我和這位李勉成先生認識。

一九四〇年春，我在幹戰地記者，有一夜，月色如銀，我們一同從中山縣城石岐出發，雇一隻小船，湖江到小欖鎮，訪問當地游擊司令袁帶。

江水又柔又綠，槳聲櫂聲，月色人影，構成一種異常優美的格調，這位李先生當時是個上校，當着戰地黨政視察員，他盤膝坐在船艙裏，和我對面，戴副一千度以上的近視眼鏡，高高的鼻樑十分威嚴，不時落落拓拓地笑着，那種笑，混雜着譏詐與智慧。

我們已經認識好久了，談笑十分隨便，這是一個異常博學的中年人，懂得世界大

勢，「中國特殊國情」，還曾致力經史，又做過軍事教官，幹過醜陵縣長。那夜，他談論在澳門暴動需要多少人，要怎樣佈置，講得興高采烈。不知怎樣，我們忽然談到海盜，談到由大土匪一變而成爲大將軍的風雲人物，他摘下眼鏡，眼睛閉成一直線，一邊擦着眼鏡一邊感慨地說：

「這時候，在這種地方，想風雲際會，有三條路可走。」

「什麼路呢？」我問。

「第一條，走私，運鎊運米，這一帶的縣長那個不撈百幾十萬？就是走的這條路。」他戴上眼鏡，仍舊閉目養神，把腦杓子枕在船篷邊，讓月光照着他長方形的臉，一邊用舌頭頂着爛牙洞，一邊滔滔不絕地說：「其次，販賣婦女，也是這時候發大財的好辦法。四邑，廣州，南海這些地方女人都賤得要死，運上粵北就變成錢，不過做這種生意，與其到淪陷區去，不如到未淪陷的四邑一帶去。」

「什麼原因呢？」

「未淪陷的地方，女人們戰前準備的嫁粧都還保存得好好的，人騙得過手，貨就是你的，這些地方，要是技術好，女人的全家老小契姐契妹，有時都願意跟你走——。」

「全家跟着走，對於人販子有什麼好處呢？」

李勉成先生銳聲笑了起來，微微睜開眼睛瞧了我一下，那種笑聲眼色的涵義，據我看，是說：「你這幼稚的小子呀……。」

「這樣的」，他正色解答道：「女人可以賣給人做妾當填房或做婢女妓女，如果她有小弟弟，可以賣給人做養子，不要以為戰時沒人願養小孩，無後的有錢人還不是一樣需要養？如果姑娘的母親跟你走，祇要是五十歲以下，同樣賣得出，現在農村人力多缺乏！四十多歲的老女人不但可以成親，還可以耕田！許多做人口生意的，並不光祇運女孩子的，一行人全是女孩子，多容易啓疑！」

「怎麼被騙的女孩子在路上不會鬧起來呢？」

「中國女人的心理你不是不知道，祇要你和她的儘速的發生關係，她就會乖乖跟你走！這一帶的人販子全是這樣幹的！」說完，他打開一個糕餅罐，檢出幾塊菊花糖來請客。和這位先生談話，使人得到的是無數黑暗的智慧，我激動地搖搖頭，他嚴肅地吃着菊花糖，看他嚙完最後一口，我問：「還有第三條路，怎樣風雲際會法？」

於是最精采的，驚心動魄的談話開始了。

他眼光閃爍地笑一笑，估量了我一眼坦然地道：「去當僞軍將領，做漢奸。」

我的心臟劇烈地跳了一下。

「你不要聽見個『僞』字就魂飛魄散；漢奸，事實上並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嚴重。」

他舐舐嘴唇又說：「現在這邊的軍事人員過去，一律跳二級，以我而論，上校，一過去就是中將，現在多少軍事學生到廣州去登記啊，『廣東迅報』你見過沒有？」

我點點頭，記起「廣東迅報」上面的漢奸活躍的消息，這是一分日本人辦的僞報，裏面登些日本化的文字，如「民衆舉起雙手表示對和運的全幅信念」之類狗屁不通的句子，我有一陣惡心之感，帶笑問道：「那麼，你難道想跳過去麼？」

李勉成先生意味深長地獰笑：「僞官，譬如當個空頭委員之類，划不來，如果帶兵的師長，軍長，絕對要帶兵的，我可以幹。」

所以如此坦率的原因，顯然的，是根本不把交談的小子放在眼底，我像被一個大拳師擊了一拳，搖搖欲墜，而他，「坦蕩蕩」地，像一個哲人。

也許已多少看出我的心緒了，他說：「你以為漢奸就完全行動不自由嗎？要看你的人事，你的手腕，你的魄力，你可以拚命要求配備，儘量擴充，有機會，一二年間，可

以變成集團軍司令，當然，你要儘量發展關係——」。

「假如有命令要你進攻呢？」

「你可以敷衍一下，許多僞軍還不是這樣子敷衍的？要真打，他們不瓦解了！」緊接道詞之後，立刻又興緻勃勃的道：「權勢錢財，仍舊是維持地位的辦法，你弄到錢，各方面做點人情，你的軍隊就可以祇是維持治安而不必調上正面戰場，這局面，我看定了，將來中國是三分之局，你不要以為什麼僞軍不僞軍，一樣的能生存發展。」

「抗戰勝利了呢？」

「你可以及時反正！」李勉成先生理直氣壯大叫起來。「你可以把財產分配到租界，澳門，香港去，化名置產，準備退路——。」

我閉口結舌，祇能睜睜眼。

「僞軍也能救國的，要看你如何運用。」看見我淡淡地笑，他猛然問道：「你說，中國是什麼性質的社會？」

這可叫我爲難了，和這種政治家談話，你一個名詞不合他的胃口，你就是亂黨，怎好隨便張開嘴巴呢？

「半封建社會」，這回是他自己說出來了：「封建關係對政治、社會都發生作用，你可以利用親戚，朋友，同鄉，同學，師生，上司下屬的關係，打通人情，在緊要關頭反正，你們年紀輕對於武力的作用還不明白，民國史我太清楚了！那一個風雲人物不擅於利用武力的？祇要你有兵有槍，你向任何一個人表示竭誠效忠，做他的走狗，誰都歡喜你，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死，雖然是說笑話，你可等着瞧，你等着瞧……」說完，摘下眼鏡，又閉目養起神來了。

船駛着月色，在光滑如鏡的江面航行着，靜靜地，萬籟俱寂，我忽然想起了鬼魅。半年之後，我從香港回韶關，知道李勉成先生偽造一張游擊司令的介紹信去找粵省府主席，撈了個縣長，上任幾個月，刮了幾十萬，後來又被槍斃了。

*

*

*

這是五年前的一夕夜話，那時候國事還十分蝸蟻，現在好了，天下太平的字眼流行了，該是那些漢奸王八蛋們吃「洋胡豆」的時候啦！不過我在外面漂流這七八年，聽慣聖賢的言語和看慣流氓的手段，不覺世變日甚，看見出水的官人們搖搖擺擺，常覺寒心，把這鬼魅的一夕談記下來，目的無他，印證一下，看魔鬼的智慧是否依然統治着歷史？

私刑·人市·血的賞玩

一

一九四三年同一期間良豐有埋婢案，桂林有醫院職員踢死工友案，青年會職員吊打童犯案，廣西省偏僻縣份有活埋女教師案，福建南平有虐殺童養媳案，寶雞有鴿母戮斃稚妓案，恩施有錐刺棒打妻子，撒尿迫飲的虐待案，成都有經理踢死女工案……這些私刑案件，如果大家並非健忘的話，一連串想起來，真要以爲我們今日是生活在「西遊記」的境域中了。

淪陷區的吃人肉案，各地發生的盜竊案，研究起來是要關聯到經濟的原因，今日若是被貧窮逼得無路可走挺而走險的人，一般社會心理對他們還多多少少有點原諒，因爲真正的吃人魔鬼屹立不動，對「竊鈎」的小鬼又何必苛責。但對這些濫施私刑的傢伙，卻真令人覺得憎恨難忍，不活埋人，不踢死人，不錐死人，不戮斃人，自己還是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呀！本來略略涉獵過幾本社會科學書的人，就會知道世界上好人與壞人之分，

並非輕易的事，而且也決不像「臉譜主義」的舞臺所表現的那麼簡單，這世界有滿肚人脂人血的善士，也有滿肚良知良心的叛徒，非有智慧的顯微鏡，甚難鑑別。但對這些濫施私刑者，我們卻可以毫無疑義地斷定這是一羣歷史的渣滓人物，一羣壞到無以復加的敗類！我們如果得到活理或戮斃一類慘案暴露時，纔奔走駭汗，相驚接耳，而對於一般非法的逮捕，如溜關一個小小的區長捕捉記者等，對於一般具體而微的私刑，如警察踢小販，乘客打車夫，丈夫毆妻子，主人鞭婢僕等視若情理之常，我們客觀上已經是私刑的啦啦隊了。

我所知道的中國民間的私刑真多，有些地方提到深夜走菜園盜菜蔬的人，是把他的腳筋割斷，使這小偷終生成爲殘廢；有的地方，捉到通姦的男女是把這兩個個人捆在一起，裝入豬籠連同石頭一起沈到河心去；北方的妓館，有所謂「雨打梨花」之刑，把貓放進稚妓的袴襠裏，束住袴管，然後鞭打一場，讓貓兒抓破稚妓的週身皮肉。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區域，有吃仇敵心肝的風俗，湘西特種民族間據說就有這種情形，沈從文還有聲有色地把它寫過小說。幼年時，我也曾親眼看見過殺了強盜把他的心肝炒熟過酒的慘事。奇怪的是這些慘事，連善良的鄉下人眼裏也視爲當然。譬如沈「野鴛鴦」，割小賊

的腳筋等事，幾乎很少鄙落有人挺身反對，這種各自爲政的封建傳統，這種毫無法治精神的神的野蠻作風，我相信在中國還是根深蒂固，試看本篇首所列舉的私刑案件，不是還發生在算做文明的都市裏嗎？

對於那些將人濫施私刑的惡人，對於那些以爲「適當的私刑」仍算合理的庸人，（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爲親手踢打小偷僕役一頓是天公地道的事，我們的法律對這些「適當的私刑」也似無干涉。）要澈底淘汰，恐怕還得歸結到那一句老話，祇有澈底把中國社會推前一步，纔有辦法吧。當雞和蟲在一起，怎能希望雞不吃蟲，當主人和婢僕，搗母和妓女在一起，怎能希望前者不壓迫後者呢？

二

偶翻舊籍，發現了唐代長安設有人市，女人是和牛馬同欄販賣的。宋代人市似乎也不衰，名士如蘇東坡，也用愛妾和人家換駿馬，以致愛妾觸柱自殺，這事蹟到今天還昭昭可考，其餘也就概可想見。數千年來，中原人市鼎盛，到了今天，流風餘韻，還是裊裊不絕，前幾天我就看到一位先生拍電報到淪陷區去買婢女，據說因爲餓殍載道的緣故，婢女的價格大跌云云。

我們的婢女買賣，似乎不及日本的妓女交易，依照范士白的記載，哈爾濱那家人口販賣公司，佈置堂皇，辦事人員整整齊齊地坐在案前，如果誰來「定貨」，付出定銀若干，幾十個幾百個女人一週內就準時運到，這是現代商業組織在人市的具體運用，日本人用最文明的工具去做最野蠻的事，在世界是聞名的，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子。

我們的婢女買賣，似乎也遠不及摩洛哥的人市之盛，有友自歐洲來，說他參觀過摩洛哥的人市，盛況並不遜於描寫十五、六世紀歐洲社會的電影中的情景。大批原始買賣在非洲原是盛行的，這也不過是一個例子。

但儘管東也不及，西也不及，我們的人市，卻自有一番中國風味，這就是小規模的原始的交易。

不知道別處怎樣，我們鄉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媒婆大都兼營這種人口生意）把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帶上門來，這些準丫頭年齡大概都在八歲至十二歲左右，太大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所以選擇那種八歲至十二歲的，也是一種人類生活實踐的經驗云云。

如果小姑娘的母親跟着來，那就給她一條「紅桌裙」（是垂在桌前，拜神時用壯觀

膽的，上面綉着八仙過海等圖樣，讓她圍着身子纏給進來，因為無兒無女的人家，身上大抵帶着一股煞氣，賤氣，如果不用那條「紅桌裙」沖它一下，是難免沾污了高門大戶的福的。這類交易談判，照例不在大廳，祇在入門處準備給客人停轎的「轎廳」進行，而且總是由女主人負責，男主人，就是那班老爺爺少爺一類人物，祇在交易快成功的時候，出來看看了頭的面孔是否端正，決定一個適當的價錢而已。凡是了頭肖虎的，頭髮黃的，鼻樑碰傷的，眼睛太小的，牙齒歪斜的，價錢總得殺它一下。談判妥當了，就在大廳交銀，這了頭立刻得另改一個名字，春梅、夏蓮、秋菊、冬桂，用一個季令的名字加一種花的名字，一以表識其入門的節令，二以表識她是一個了頭，三以表識她是一朵香氣未泯仍可賣錢的花，一舉數得，大家都奉為慣例。

以後當然就開始那長夜漫漫的奴婢的工作了！零用錢是沒有的，要靠自己在深夜替網店織綢（那時每一千個綉孔獲酬銅元一枚）或刺綉纔能弄到幾個。長大了就高價嫁給農民，或者更高價賣給老爺們做侍妾。照鄉中慣例，她們生的兒子得稱呼大娘做母親，卻仍舊叫自己出身微賤的親娘的名字，以前我還聽見一位學究搖頭擺腦說這是周禮定下三祖傳數千年的習俗，可考與否，恕我沒有工夫去翻檢了。

這類從人市上買來的女子，自然是平凡而且卑賤的，所以也就沒有什麼軼聞可以記載。不過我還記得兩件在幼時聽來頗饒趣味，而今回味起來卻不勝悲哀的事：一是我們家從前養過一個丫頭，買進來以後，她常常偷生米和捉壁上的「鹽蛇」吃，「鹽蛇」據說有消痰之功，但是人們總得等牠被藥材店製成「鹽蛇散」之後，纔敢領取，但這位可憐的小丫頭卻生吞活吃，據說這習慣是從貧窮的老家帶來的。另一次龍王廟前戲臺上演出了一齣悲劇，那夜就有幾家大戶家裏的丫頭把彼此的衣襟縫在一起，跳河死掉，這些事當時在鄉間都傳聞一時。但一來那個吃鹽蛇的丫頭後來終於被大戶家的貴氣所染，不再吃鹽蛇了；二來聯袂死掉的也不過是一羣丫頭，不久也就風平浪靜，總算不得什麼軼聞，並不像禁屠求雨，捉「野鴛鴦」的那一類事件更能聳動視聽。

家鄉現在在饑饉與災亂中，聽說能用丫頭的人已經很少了。但總有人用得起的，上面說過的那位大人先生不就拍電去定貨了嗎？買人口是否犯法，我沒有翻過「六法全書」，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丫頭」，一名「養女」，凡是叫做「養女」的，主人就是搖搖擺擺，把她帶着跑過三關六碼頭，也不會出什麼毛病的。

這也許是最不悲慘的一種人市，因為妓女市場和血肉的人肉（一稱「米肉」）市場，

正慘澹地普遍存在着，「登泰山而小天下」，也許有人覺得我寫出來的事象太平凡吧，但我還是忍不住把它寫出來了，因為自己覺得那種「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邏輯十分可怕，依照那種邏輯來推理，祇要世界上還有非洲蠻族，中國就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文明國家了。

三

在桂林七星岩我見過一個乞丐，面孔黧黑憔悴，鶉衣百結，在額頂筆直地插三柱伽楠香，煙霧在他頭上繚繞，血水在他面部緩慢地下滴，他就靠着這種可憐相跪在路邊乞食，小市民們裂開兩排牙齒，好奇而又富於興趣地圍觀如堵。

這情景使我痛苦極了！人類以他人的痛苦作樂，和戕賊自己的身體求憐的悲劇，正不知要演至何時何日！

心理學上提出的淫虐心理，實在是人類靈魂中的餘毒，生理學家舉出狗抓地氈的事實，說這是動物蠻性的遺留。淫虐狂心理云云，恐怕也和我們屁股上的尻骨相去無幾，是人類原始野性的遺留吧！不幸這些野蠻性卻很得到後天的滋養，駸駸乎蔚為風習。所謂淫虐狂本來是專指對待異性而言，使異性遭受流血以上死亡以下的痛苦，自己便樂得

牙癢癢的，像王爾德所描寫的一個王娘求愛不遂，便要求國王把自己愛人的腦袋斬來，捧着狂吻；如印度傳說中的一個王子，被熱愛他的王妃挖去眼珠，懸於胸前之類，便是淫虐狂發展到極度的例子。這種心理，無限制的發展，自然會把虐待天下萬物，都引為奇樂。「裂皮至尻」的剝皮；金聖歎稱為天下第一慘事的腰斬；「臨其穴，惴惴而慄」的活埋，以至於殺頭盛典，從史籍和現實中，我們都可以見到那令人戰抖瘳變的情景。「圍觀如堵」的這羣最現實也最虛無的觀眾，大概以曠達的鑑賞家和麻木的湊趣者居多；登峯造極的，甚至築臺觀斬；這類「盛典」的景況使往古來今一些良善的人為之痛澈肺腑。能為之痛苦的，恐怕也纔能瞰視到歷史隙縫裏漆黑的悲涼，和感到肩上的一份重擔吧！

這種廣義的淫虐狂心理，較諸李漁方絢輩的講究「香蓮」，喜它「瘦如無形」，愛它「柔如無骨」，較諸梁啓超所說的「潰人血肉，以人為刑慘，以快其一己耳目玩好」的異性淫虐狂心理，自然是跨進一步了，跨進這麼一步，更赤裸裸地顯出殘酷的獸性。我相信北京人時代的原人，淫虐狂心理或者還瞠乎今日之後。

正像有羅馬鬪獸場的建築者，慢慢地就會在鼓勵下產生了鬪士一樣，有淫虐狂，在

威迫利誘下，也就有被淫虐狂。在我們鄉下，每當神祇出遊的春秋佳日，照例有幾十條大漢高舉燃燒着的一串猩紅爆竹矯如遊龍地迴旋滾舞，這時候就有人從旁把炸裂着的爆竹擲向他們赤裸裸的身上，他們爲表示英勇或者乞求賞錢，不但不避，有時反而側身相向，皮肉炸成了青紫色，還拍着胸脯向人誇示：「瞧，一連就是幾處」。還有那些玩蛇的，背着一個蛇籠，裏面藏着赤練蛇，眼鏡蛇，大蝮蛇，百步蛇，向一家家門口表演，蛇在他們手上屈曲盤旋，伸着如針之舌，要是圍着的人多了，他還格外表演以小蛇穿鼻的絕技，蛇的首尾分別穿出他的鼻孔，蛇身卻藏在鼻腔中，看他滴着淚水，瞪着眼睛痛苦的表情，我就想起上海常用的用一根鐵針，扣住紅腫的鼻樑，拖着一條二三十斤重的鐵索，琅瑯過市的行腳僧了；我就想起北平常有的吃了硫磺裸着身體在白體體的街道上亂滾的乞丐了！也就想到一切奴才煞費心機的獻媚的模樣了。

人們在這種空氣中生活得久時，對於馬戲班裏的小姑娘拗腰骨，大丈夫氣概的男人當街打老婆，痛哭匍匐的孝子們的行列，殘廢畸形的人體，慢慢地都學會了一種鑑賞的態度了。豈但如此，前幾年有一班教授老爺還在提倡這種靜觀的鑑賞，惟恐大家浮躁凌厲，不夠大國民的風度呢。

有的小孩子踩死一隻螞蟻時，也覺憐憫，但長大了也走進那羣麻木鑑賞家的圈內。從這種情形看來，今日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意思或下意識的淫虐狂心理，又豈是先天所遺傳的？今日我們如果把一切委諸人性，什麼話也不必說了，科學的方法可以使一株麥長出兩支穗，難道對於人性反竟束手無策？

因為我們所處的是這樣一個國度，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同時總是民主主義者，唯有戰鬪的人道主義，纔不是一現而謝的曇花。

人 肉

吃人肉的事件在一些黑色的地帶現在已經是平常的事了！在那種慘澹的歲月裏，這種事件其實也正如蘇聯作家涅維洛夫描寫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飽歷災難後的俄國大饑荒時，一個吃人肉的故事所用的題目——「平常的事」一樣，真正是「平常的事」了。

而餓得發瘋的人，所以稱人肉爲米肉，亦不過是聊以自騙，壯壯求生的膽量而已。吃人肉的悲劇在我們祖傳的稗官野史，雜鈔說部中已經是數見不鮮的了！令人觸目驚心的「醢」字，「脯」字，一是將人體剝爲肉醬，一是將人肉曬成肉乾，已經見之於數千年前的典籍，「鬼侯」，「鄂侯」，據說就是給紂王這樣泡製了的。這種刑法，較之「臨其穴，惴惴其慄」的活埋，較之「裂皮至尻」的剝皮，更令人有竿頭百尺，更進一步之感。既剝成肉醬矣，又曬成肉乾，雖然歷史上沒有下文，載明用途何在，但想像起來，雖「吃」已經近得間不容髮了。

至於流傳在民間的吃人的故事，更是所在多有，武二在十字坡下黑店中的遭遇，幾

乎把人肉包子當做牛肉包子吞下肚去，便是一例。這故事難道純出自施耐庵的虛構麼？

看雜鈔說部中吃人肉的事件如此衆多，真教人想起歷史隙縫裏教人傷心的祕密。

人肉難道是好吃的麼？黑色地帶上一些流氓們把人肉混充馬肉出賣，例須調以五香醬料，然後冒牌上市，可見作爲萬物之靈的人，肉味並不較作爲下等動物的豬牛爲優，而偏有人烹之食之者，全在草根樹皮、觀音土、黃狗頭全都吃盡，無法可施的原故。涅維洛夫所寫的那篇「平常的事」，記述一個農婦家庭在飢極之餘，吃了自己的死兒子，肉吃完了，還吃那花花綠綠的腸子，正是人性在過度壓抑下變亂的一例。

「何不食肉糜」？那位在天下大饑時說過這種傻話的晉惠帝，實際上也許並不蠢，如果「肉糜」作爲人肉來理解，真也「知幾其神乎」了。

然而還有另一種人在吃人肉的，這並不專指無形的人肉的筵席，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女士說過這樣的話：「日本兵吃女人的肉是可能的，他們把中國女人破壞之後，用刺刀刺死，一看女人的肉很漂亮，很白，用刺刀切下一塊來，一定是幾個人開玩笑，用火烤着吃一吃，因爲他們今天活着，明天活不活着他們不知道……是一種變態心理……。」

這幾句話把另一種人性刻劃得清清楚楚了！爲什麼窮奢極慾的人「淫虐狂」的心理

態病更甚？爲什麼日本兵強姦了一個女人又割下她的乳房？爲什麼養尊處優的「高等動物」對於別人的慘苦漠不關心？明白這種變態心理，也就思過半矣。

人性在壓抑下的變態如此，在放縱下的變態又如彼，人性人性，多少聖人賢哲爲它的本質問題而苦惱，「人性問題」幾乎是聖人賢哲的「八陣圖」，一入了它的圈套，便迷失了追求社會本質的方向（孟軻、荀卿、尼采、易卜生都是這八陣圖裏有名的闖將），其實人性問題的本質不過如此，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有形無形的吃人肉事件中，不是已經可以窺見這問題的關鍵了麼？

蚱蟻，在飢餓時是會吃掉自己的大腿，鴟梟，在飢餓時也會吞食同伴的肉，而我們是人，如果有一天環境壓迫我們吃人肉時，我想如果有勇氣，該把這份勇氣轉移去殺人吧！親手殺那些造成吃人肉的時勢的人吧！

今日，墳墓裏的死人都在引頸呻吟了！而明日，將靠我們的血手奠下一份和平的基業，我們將在羣星閃爍的夏夜，爲孩子們談天說地，從宇宙談到阿米巴，不再像前輩老人一樣，再用顫慄的音調述說吃人肉的故事，因爲那時候這慘象在人間早已絕跡，偶然想起，不過像在中世紀做了一個荒唐的夢而已。

求雨大典抉微

金枝玉葉的貴人設壇求雨，於是雨沛然而降。

如果這不是迷信，滑稽，無聊，巧合，我們倒很想分析一下天爺爺淫虐的心理。

四川求雨的把戲是這樣的：一個人赤裸着上身，披着綠葉，跳躍過街，其他的人把水朝他頭上大灌特灌，重慶某一天求雨，耗於灌頂的自來水據說就在十擔以上。使一個人肉體受苦，希望上天憐佑的民俗是一些落後的地方所共有的，不過方式不同而已。在非洲，求雨的方式據說是把赤裸着身體的人縛在樹上，聽任驕陽曝曬；有的地方則以青蛙代替，真害得那無辜的青蛙身焦皮裂。雖然一是灌水，一是烤燒，但意義可差不多，都是乞求上天惻然動憐惜之念，古代的剪髮爪以鑄劍，砍人頭而祭旗，意義都和這等事情彷彿。在人騎人，人壓人的社會階段中，無力的弱者對於驕橫的強者通行的辦法就是請他高擡貴手「大發慈悲」。這種心理自然地反映着人對神的態度，平時祭之祀之禱之祝之，如果還是橫蠻得不客氣，就做付可憐相給他看，滿足一下天爺爺的淫虐的心理。

果不幸而言中，這種天爺爺對金枝玉葉的貴人大員叩頭禱告，自然覺得非田夫野老可比，而非特別客氣送幾滴雨不可了。

歷史上，一切人對神的觀念，其實是人對人的觀念蛻變而成的：主子對奴隸的觀念加上奴才對主子的態度，交織激盪而成爲「人類心目中的神與人的關係」。

在我們的農業社會中，司五穀的土地神住着最壞的小廟，農民們對他簡直說不上恭敬，祇覺得可親而已，「土地」神享受的是薄得可憐的祭祀，但是那兇惡猙獰爲害衆生的神祇，攝魂的無常鬼、三隻眼的火神，一付怪相的瘟神、蝗蟲代表的八蠟神，卻享受着特別的尊敬，這說明的是農民羣地位的卑微和橫行霸道者的權勢。

因爲人間有賄賂，於是臘月裏主婦們把錫糖去膠住灶神的嘴巴；因爲古代有「伏死」的事，於是「熒惑星」一出現，皇帝就砍下了宰相的腦袋。在古希臘，因爲大家性行爲隨隨便便，因而他們的衆神之神的宙斯據說也亂軋姘頭，隨使生野孩子。而我們片面貞操一向講究，所以紅拂、李師師、薛濤、陳圓圓等名女子一個個死後都歸不了正位，反之一些無藉藉名的貞烈女子據說一投水卻都升了天。

奴隸社會傳統中的神每每殘酷無比，封建社會傳統中的神每每結成派系彼此打仗，

而今天，流行歐美的每年聖誕節「攀煙囪而下」的有點神味的北極老人，竟「民主」到小孩子們可以去搔他的鬍子，……都是一些怪有趣味的事象，一部人類對神的觀念史，其實就是改頭換面了的人類政治生活史。

這一大串事實所表現的意義和大人物叩頭求雨何關呢？

有關的！以為求雨必須靠跪求而不靠科學，迷信是不待說了！比顯而易見的迷信更有毒的是叩頭的奴隸道德。被叩頭然後施恩的老爺權威，實際上仍流行於上下層人物間。「民國」了三十餘年，平等主義的種子還大半悶死在泥土裏。

一幕可笑的大人物求雨典禮，那神壇下面，藏着多少中國彼此心照不宣的祕密。

至於去年大隊飛機在蘇聯伊朗一帶對蝗蟲宣戰，今年英國飛機又在緬甸一帶和蚊蚋打仗等科學界盛事，提了不過使人更加感慨而已。如果我們的社會生活永遠是老樣子，即使我們有國產大科學家能獲世界物理化學獎金，我想那神壇，那跪拜禮，恐怕仍是第一流的國粹，革來革去革不掉的東西吧。

祖宗的遺毒

咱們祖傳的自然科學貧乏得委實可憐，雖然有王陽明這一輩人倡導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但那種「格」法比把戲還神祕，王陽明對着竹子「格」了半天，毫無所得，退而吞服少量砒霜以助思考，弄得肌膚都變了顏色，至今福建某地他的神像的面孔還被染成藍色，可爲這一軼史作佐證。

真正的科學發達不起來，對於一般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就祇好穿鑿附會的解釋了！最普通的慣例是拿神鬼星辰來說明人間的事物，人間有文狀元武狀元，就由於天上有文曲星武曲星，包拯善斷疑獄，就是什麼陰間判官轉世，張之洞能夠一連看幾晝夜的書，就是什麼白猿投胎……另一類，是把一切生物現象都拿倫理學來解釋，細腰蜂把小青蟲劫到蜂巢裏去，施以麻醉預備給幼蟲做食料，詩經裏把它說成「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把兇狠的細腰蜂解釋成仁慈的急於求嗣的好東西了！乳羊因爲骨骼構造的特殊關係，蹲着吮乳，就把它說成「羊有跪乳之恩」……如這一類的穿鑿附會，在中國，到今

天就是走遍窮鄉僻壤通都大邑，也仍舊可以看見它的勢力之穩固，這是我們祖宗遺傳給我們的一份寶貴遺產。

各個國家都有它的神話和傳奇，但一到文化進步，神話鬼話大都失卻信用，轉過來歸入文藝裏供人們鑑賞。但我們不然，不但村夫野老，蠶婦村氓迷信，知識份子尤其迷信，我見過幾位研究電報的人同時研究扶乩，也見過幾個理科大學畢業生當父母死亡時就大論風水，這種事情我想不祇我個人碰見，如果有誰對扶乩、風水、上流社會的相理之學，下流社會的鬼怪之談，都一腳踢開的，站出來，讓我恭維你，你是短短幾十年科學教育訓練出來的難得的好姑娘，好漢子。

如果迷信而又沾沾樂道：說外國人也有迷信，譬如美國人傷風時相信聞鞋腹的味道就可以治癒，德國某地秋收時，割稻的男女要同在地上打幾滾，纔敢動工之類的情形就是。然而借用這些事情來自解自慰，那就太令人可怕。我們不去注意他們的阿司匹靈和割麥機，卻去引用一些迷信的小事來說明迷信是件好事，這大概又是我們的祖宗的遺毒之一種。

人進化到人的階段，屁股上仍然存着尻骨，可見傳統擺脫之難。我們的祖先是一個

迷信的民族，我們如果想進步，自非痛除遺毒不可。所以我一聽見什麼地方，有類於劉伯溫「燒餅歌」的什麼歌謠，坐在躺椅裏預料日本什麼時候敗亡，或者說某地天上有奇異的星辰，酷似黨徽，實我民族復興之朕兆云云一類的說話，我的不快比歡樂更多。力爭上進，是一件現實的應該充滿努力和信心的事，嘔心嘔血想出來的迷信，不見得對於大局有分厘毫忽的用處吧！

柔佛蘇丹

翻閱十年前一本敘述南洋生活的舊籍，看到一段值得玩味的關於柔佛蘇丹的紀載：

「柔佛新山之蘇丹，初爲回教王國，明史稱『東西笠山』。當其盛時，領土至馬六甲之西北部。其北部之馬六甲，初見奪於葡萄牙人，後復移入荷人之手。十七世紀中曾與荷人苦戰，至十八世紀中葉，爲荷所迫，遷國於廖內羣島。其後有會長德明哥崛起，掌柔佛王國之全權，會英荷爭霸，柔佛受英人之利用，極力抗荷，得以復歸於馬來半島。迨英荷分割南洋之條約既定，柔佛歸英，於一八一五年與英訂保護條約，英聲明永以德明哥家族爲柔佛蘇丹，而由英置顧問官以管理柔佛內政。同年英以十萬元之代價，爲柔佛蘇丹築歐式王宮於新加坡對岸之巴耳，以矜寵之。隨於一九一五年另訂新約，顧問官有指揮監督柔佛全國政務之權，英特聲明此約『爲柔佛蘇丹所請求，英人不得已而曲從之』，柔佛蘇丹自是與政治生活完全斷絕。其所遺之勝國陳跡，僅一藍色半月旗尙懸揚於蘇丹私署，及蘇丹登極紀念之郵票，與規定蘇丹爲全國回教教主三者而已。今柔

佛蘇丹與梭羅王（荷屬）同爲南洋亡國之安樂公，而有所不同者，則柔佛清貧，常以種種方法，與居留境內之華人逐利，窮極時，甚至割地出售，顧其身體之自由，則遠過於梭王。山水明媚之柔佛，時見蘇丹駕新式之汽車，馳騁於山巔水涯，以賞鑑亡國風光，間亦藉行獵以自遣。歸以所獲，分贈富豪華人交換他種報酬……。」

這一段記載，對於我是頗能刺激回憶的，我在柔佛住過一個時候，對於這位「馳騁於山巔水涯，以賞鑑亡國風光」的蘇丹，曾經數瞻風采，到今天也還記得幾件關於他的有趣的事：有一次這位蘇丹乘車出遊，在路上碰到另一輛汽車，兩架汽車彼此爭快，不幸蘇丹的汽車落後了！於是蘇丹喝令前面的汽車停駛，不料那汽車裏坐的貴客，竟是喧赫一時的胡文虎！一個是亡國君王，一個是新興的財主，兩不相下，爭鬧到打起官司來，結果似乎是大家都沒有失敗，由法官勸解了事。這故事在童年聽來是有趣的，而在今天，追想起來卻是悲哀的。

還有一件，那時候我的父親在柔佛購買了一片土地，買時曾得到這位蘇丹允許零碎轉售的諾言，但後來蘇丹背了信不准零割出賣，爲的是恐怕將來王室難以收回。那時世界不景氣的狂潮剛剛襲擊南洋，大而積的土地很難找到主顧，因爲那一帶的土地多是橡

樹林，橡膠既被限制生產，土地又被限制割賣，誰有這麼大的胃口來承受這難以消化的土地呢？結果父親被弄得破產，踉蹌回國，這事情對於當年的我們的家庭是悲哀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蘇丹，卻是有趣的。

一個國家或人物的傾覆沒落，常常由於逐漸的腐敗，當年驍悍的會長德明哥怎會想到他的後裔要過這種窮愁潦倒的亡國君王的生涯呢？起初，是訂「保護條約」，繼之是「築王宮以矜寵之」，最後是「設顧問官以指揮監督全國政務」，此之謂「傀儡完成的三部曲」。拿來和我們歷史中的張邦昌、劉豫的「大楚」、「大齊」等偽朝的成長過程對照一下，拿來和溥儀、汪逆對照一下，使人慨歎於人類製造傀儡的聰明，以及某種人類奴性的澈底，真是古今中外，如出一轍。

馬來亞之役，敵人是從北部陸路渡柔佛海峽奪取新加坡的，有名的柔佛海峽的大鐵橋也不會澈底破壞，遂令日本驕師，鵝步而入！柔佛蘇丹聽說是給英國人帶走了！英國人帶走這麼一個臨危不能有所作爲的蘇丹，究竟作何感想？蘇丹去到倫敦，和一些志切復國的歐洲流亡君主共聚一堂，不知又作何感想？寫到這兒，我想起了印度的風雲，日本人已經看中一個準傀儡「鮑斯」了！不知英國是不是也熱中於效鑿敵人的手法，製造

另一傀儡以對抗甘地、尼赫魯。我真不相信「英明的殖民地政策」這一句話可以成立，今日的最「英明的殖民地政策」祇有解放奴隸，任何把戲，是連小學生也騙不了的。

第
二
輯

囚秦記

這夜，廷尉李斯奉詔入宮。

他泛着滿面紅光，鎖緊兩道濃眉，拱手踏上王宮的石階。

幾個月來李斯的心情可真複雜微妙，自從太后和假太監通姦案暴露，咸陽市上車裂了一大羣人，相國呂不韋滾蛋以後，他對於自己的官運異常樂觀。那次秦王初下逐客令時，他本來已經快快地在官邸裏督促婢僕們把珠寶箱子，衣服被褥，琉璃燈盞，紅漆馬桶都收拾妥當，準備回楚國鄉下買幾百畝田地當地主去了。誰知懷着嘗試的心情寫成的「諫逐客書」，竟挽回了危局，這個廷尉肥缺仍舊安安穩穩幹下去。秦王近來和他談話，那副像豺狼一樣嘶啞的嗓子也放得溫和些，他的奏議也多數被採納了，照這樣子幹下去，十年八載，做個丞相有何困難，愉快的心情使他的頭上經常泛着一層紅光。不過從他嚴峻的眉宇間仍舊可以見到他有一絲遮掩不了的憂慮，原來自從他的同學韓非出使到秦國以後，李斯的心窩就像塞了一塊石頭，他不時默默地轉着念頭：「秦王對韓非竟

這麼關注敬重，那次不知那個王八蛋太監把韓非的『孤憤』，『五蠹』幾篇論文拿給秦王看，秦王看了歎息一聲說：『哎，我要是看得見這個人呀，死也沒有遺憾了。』起初感到這是同學的光榮，自己的光榮。但料不到年前攻打韓國攻得緊時，韓王竟把韓非派來，表面上是報聘上國，骨子裏怕不是要毀壞我的稱霸吞併的功業？秦王現在對他雖然不信任，但是這位大王的性子是誰也摸不定的啊，要是萬一信任了他呢？……」想着想着，莫名的煩惱常常像電流一樣通過全身。他現在在見到韓非幾乎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了，時間真是多麼無情呀，少年時代大家一起在荀卿老師那兒讀書，不是曾經手牽着手談論過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一類的理想嗎？不是曾經親愛的像兄弟般一同在庭園中捉蟋蟀和鬪狗尾草嗎？每想到這些往事，李斯有時感傷地歎了口氣：「誰教他破壞我的利益！」有時又理直氣壯地自解自慰道：「這是政治的鬪爭啊！」

現在，他正懷着緊張的心情，跨進宮殿，多麼溫馨的宮闈之夜，四壁的青玉蟠螭燈正吐着柔軟的碧綠的光輝，大理石和冰雪一樣潔淨，黃銅壺熠熠地閃亮，檀香案幽幽地散溢着清香，在這種富麗的環境中，李斯格外覺得卑微和格外顯得恭謹。他終於被內侍帶到秦王面前，在他進來一分鐘之前，那些圍着秦王獻媚，頭插鳳釵，腰套五色花羅裙

的妃子們紛紛避到後室去了，但在錦繡的屏風之後，琴筑笙箏，璠璣玉管一類樂聲和麝香沈香的芬芳氣息正洋溢着。李斯跪地叩頭一番，站起來看見那位陰虛內傷的秦王斜倚在榻上，穿着元衣絳裳，戴着九寸高的通天冠，十分慵倦地睽着他的長眼睛，在樂聲和香氣中，他用豺狼似的嘶啞的聲音問李斯一些朝廷小事，又問他上林苑中那個扁額寫好沒有，李斯對自己蒼勁的字體，素來自負，連聲答稱已寫好交匠人篆刻去了。秦王點點頭，揮手叫內侍搬出一串竹簡來，原來這是韓非今早上的奏文，秦王用冷澀的眼光望了一下李斯說：

「這是韓客今日所上的書，力言韓之未可併，說來也還有點道理，你看看吧！」

於是李斯基謹地奉着竹簡，就着青玉蟠螭燈下激動然而輕聲地念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薦薦。秦特出銳師取地，而韓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

李斯祇念完了一小段，秦王不耐煩地揮手阻止他說：

「算了，別念吧！你回去仔細研究一下，韓客說的有沒有道理？我們現在力量是夠了，但是應該從那一國蠶食起，韓還是趙，這很值得……」他還沒有說完，那個鶖鳥似

的胸膛已有點一起一伏的喘氣的模樣，一個宮女趕快捧上一犀角杯的參湯，秦王一邊呷着，李斯就殷勤的在一邊進言道：

「大王，秦之有韓，好像人有心腹之患，韓國現在雖然屈服，但是它不過是怕我們的勢力罷了，並不是受我們的仁義所感呀，韓非是我的老同學，這人的淫說辯才我最明白不過的了！他以韓國公子的地位，這回出使到我們秦國來，爲韓國不爲秦國，正是人情之常，大王千萬不要聽他的話，老說什麼攻趙。現在我們派到各國去的間諜人員，特務工作雖然做得好，但是齊趙之交，還很鞏固，爲什麼不先拿最近的弱國來開刀呢？我們祇要陳兵境上，我包管韓王就會嚇得不敢動……」

秦王邊呷着人參湯邊聽着他的話，輕輕點頭，終於說：「廷尉，你回去細細斟酌一番吧，想定了再寫個奏議來好了。」

李斯又趕快跪下叩頭。他對於這個暴戾的青年君王的霹靂性格十分清楚，秦皇王眉毛一動，嘴巴一張，他就知道他高興還是憂鬱，喜歡還是不耐煩。現在他看見秦王打了個呵欠，雖然自己對韓非還有許多壞話要說，也祇好趕快退下，退到簾邊。秦王忽又叫住他道：

「喂，還有，狼圈虎圈造好了嗎？」

「大王，完全造好了！現在祇差虎狼沒有闖進去，已經派人到塞北購買一批，快運到了。」李斯做廷尉，專管刑罰，除了繼承商鞅遺法和創造了些新刑法外，又曲承秦王意旨，在桂園中督造這些虎圈狼圈，無非預備把一些所謂叛逆的人丟進籠裏去讓虎狼生吞活吃，觀賞取樂。後來以殺豬起家的信陵君的副官朱亥就被擲進去。不過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說。當時李斯基恭敬地退出去了。秦王咳嗽了幾下，正在想着韓非的問題時，大屏風後的妃嬪們又像雲朵般一擁而出，璠璣玉管的美妙的樂聲又奏鳴起來了。

在瀾漫着香氣的雲霧的內宮裏退出來的廷尉李斯，如今舒展了他的濃眉，他默忖着：「韓非啊！你的末日到了，你想靠你的學問和道德來實現你的政治理想麼？你太不懂得帝王之道了。從前念書的時候，我曾親口向你說過我比不上你，但現在，看誰失敗在誰的手裏好了。你想保存韓國，奪去秦王對我的信任麼？等着瞧罷！等着瞧罷！無毒不丈夫，我比你毒，我就一定比你成功！不要怪我不顧念同學的情誼了，誰叫你要打擊我的利益？」默想間，一絲冷酷的微笑掛在他的嘴角。他現在急急忙忙要去辦兩件事：一件是找特工人員的首領姚賈開秘密會議，看怎樣借這個機會殺掉仇人；一件是怎樣用

龍飛鳳舞之筆寫一篇奏文，把「存韓論」澈底粉碎，把這個討厭的同學罵個狗血噴頭。他的腹稿已經漸漸形成了，因為想得太過興奮，車過鬧市時，那些麤集咸陽的富豪們所開的搜羅販賣各國貨物和胡貉百越的寶飾胭脂的「秦中國貨公司」鼓樂聲的喧鳴，秋季大減價長旗的飄舞，他竟連看也不看一眼。

專門破壞人們團結的秦國第六縱隊司令姚賈果然辦法毒，他立刻着手製造民意，咸陽日報的社論即以「正告國民和警告韓非」為題，把韓非稱做「韓奸細非」痛罵一場。咸陽大街上有些奉令行事的地痞流氓在舉行示威大遊行，高呼口號要把韓非車裂。李斯在這時候呈上了他的力主攻韓的奏議，秦王批准了。蒙武將軍徵調東郡之卒，要去陳兵境上，軍運十分忙碌，全國都入動員狀態。李斯在被派人韓國去威脅利誘韓王獻地之前，又和姚賈一同覲見秦王，報告民氣十分激昂，並且痛陳利害，說「如果放韓非回國，必定遺患，不如假個罪名，把他宰掉。」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青年君王沈吟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不過說是要經過審判後纔定刑，李斯連連鞠躬道：「自然，自然，我們是法治之國，一切自然非經過法律手續不可的。」就這樣，韓非給拋進大牢裏去了。

韓非本來生活已經夠苦悶了，在咸陽，眼見豪商巨賈們揮金如土，他就想起了自己

出身地方的貧瘠。在朝房裏看見一批被質在秦國的各國貴族，像燕國太子丹等一些入，大家用淒清的眼光相對無言時，他就感慨於自己不幸的命運。當韓國國事還有可爲的時候，王爲什麼不肯任用自己呢？逼得自己拿黃金般的光陰和沸騰似的熱血去著書，埋着頭寫完了幾千斤的竹簡和幾十匹的布帛，著書豈是自己生命的目的？如今自己祇能做一個報聘大國的使臣，而且碰到李斯這樣的同學，什麼事也不用說了。荀卿老師被廢黜在蘭陵，自己看情形也將死在秦中，爲什麼有濟世理想的人都落得這麼一個下場呢？爲什麼人類是這麼愚昧、卑鄙、自私和盲從呢？他默念着自己「孤憤篇」中淒苦激烈的辭句，想起那皤皤白髮的荀卿老師對於人性的咒詛，眼睛不覺潤溼了。

咸陽市上是多麼的繁榮啊！但是牢獄又是多麼的黑暗污濁啊！這是一個第一模範監獄，地基比秦王的宮殿還遼闊，黑色的鐵條在閃着冷光，囚犯們的臭味和泣聲永不休止地充塞着整個空間。據說是優待政治犯，韓非給關在一個小號房內，但從鐵條的縫隙間仍可以看見外而一大羣席地而坐蓬首垢面的囚徒，這是一個陰氣森森的牢獄房。關着一大羣準備做刑法試驗品的失了人形的動物。那邊一個新剝掉頭頂毛髮的，是準備去受那「鑿顛」之刑；那邊一個伏在地上像一塊肉餅似動也不動的，是個已經受了「帶刑」，膝

蓋骨被斬的男子，還有黥面的，割掉鼻子的。啊，啊，在那陰黯的角落裏污穢的稻草堆上，還有一個鬼似的人，沒有鼻子，而目模糊，嘴角淌着血，腳尖也滴着血，他在那裏啞啞啞地叫着，卻叫不出一句話來。韓非悲憫地探問牢卒，纔知道這是一個犯「誹謗罪」的青年，說一句指摘秦王的話就被判了夷三族的大罪，他自己還必須「具五刑」，第一天黥他的面，第二天割他的鼻子，第三天斬他的左右腳趾，現在又割掉了他的舌頭，祇差明天的最後一刑，梟首和磔屍，他就可以閉着眼睛得到長久的安息了。現在他啞啞地說話，大概是想探問他的家族的近況吧。韓非看了這種情境，悲哀地撕下一角衣袋叫牢卒去給那死囚裹傷，他倚在鐵柵旁，不禁喃喃地自語：「李斯，這就是你的法治嗎？這就是你的帝王之道嗎？從前少年時代你也曾談着濟天下之溺的大道理，但是現在你的爵祿比一切的問題都重要，學問智識，祇能幫忙你更巧妙的出賣你的靈魂罷了！一千石的薪俸，害了你了，咳，貴仁者寡，能義者難，這樣子的人性！這樣子的人性！」一提到人性，他又憶起那白髮皤皤的苟老師，他窮愁潦倒的住在蘭陵，現在算起來已經快有八十歲了，不知他還健在麼？不知他會想到李斯的行爲麼？……韓非是一個情感質的人，一想到憤激和悲哀處，常常凝神入定，當獄卒捧了一碗菽米飯來，大唱一聲一用

飯」時，他這纔回過頭來：

「你，你，你，你就就，放在那兒吧！」本來已經有點結結巴巴的韓非，被牢獄生活損害了健康，現在結巴得更利害了。

他天天期待向秦王自白一番，或者和李斯當面談判一下，但，一重鐵柵欄分隔了兩個世界，時光像流水一樣逝去，韓非寂寞和憤激得要癱瘓下去了。

牢獄外，蒙武將軍已經把重兵結集在邊境上了。

白晝裏見不到陽光，深夜裏，梟鳴像鬼一樣哀啼，黯澹的燭光下，鐵柵巨大的黑影壓在每一個囚徒骷髏似的身軀上。

但有一天獄卒們忽然顯得忙亂起來，四處掃地，還灑石灰，原來是廷尉李斯要來巡視了。這位司法行政大老爺三年間難得來一趟，典獄長忙得毛孔痙攣，除了四處張貼「歡迎李廷尉斯指示改良獄政」一類標語之外，還率領全監獄的職員、獄卒、雜役、廚子鵠立門口恭候。

李斯終於來了！動機似乎不在巡視，祇草草地看了一遍，指示石灰不妨多放，以免四處的膿血妨礙監獄衛生，還指出門外的「中央第一模範圍園」幾個字已經剝落，應該

補製。典獄長乘機拍馬屁，請廷尉大人題字，以壯觀瞻，並十分好學似的請教書法的訣門。平時一談到書法，李斯是照例精神抖擻的，但現在似乎心不在焉，祇敷衍地說：

「用筆之法，要先急迴，然後直下，最好是任之自然……」忽又戛然而止地改口問道：「韓客呢？我想和他談話。」

典獄長唯唯而退，和獄卒要了一大把鑰匙，親手去啓開鐵欄，對於什麼書法的屁道理早已一股腦兒忘卻了。

一分鐘後在一間密室裏李斯和韓非見了面。

「……………」

「……………」

「你……你……還、還、還有……自日來見我麼？李、李斯、物慾使你墮、墮落到不可收拾了！」韓非終於啓了口，憤激使他結巴嘴的毛病更加利害，戟指着的食指在顫動着，李斯不覺退了一步。

「你說話小心點吧！爲着秦國的前途，爲着忠於秦王，我不能聽你來播弄是非。存韓是你的忠心，攻韓是我的任務，我們各行其是好了。」李斯的面孔漲成豬肝色，似乎

理直氣壯地駁斥了那個憔悴褻褻的同窗。

達到絕頂的激情使韓非最笨拙的嘴忽然說出最清暢最有力的語言來了，他罵道：「你這無恥的，你別污穢了我的耳，你還談什麼忠呢？一千石的秩祿教你的腦袋發昏，一個廷尉小官使你心肝變黑。你連你自己的祖國楚都忘記了，你準備爲秦室吞併六國，連你自己的祖國也滅掉。像你這樣的人，也敢不要臉的談忠！」

「住嘴！」李斯喝斷了他：「你是一個書獃子，你怎會知道天下大勢？荀老師的話你早就忘記了，他常常告訴我們連年的征戰只會使民不聊生，帝王之道應該使四海之內若一家。現在這個大一統的工作，我要來肩負了。秦有殺函之固，奮擊百萬，戰車萬乘，沃野千里，爲什麼不應該讓他完成大一統的局面呢？你這個眼光如豆的書獃子！」

「啊！啊！你還記得荀卿老師麼？用多麼美麗的說話去掩飾你那多麼醜的暴行！荀卿老師教我們去使四海之內如一家，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但你是怎樣來治秦呢？這兒是一個小監獄，整個秦國就是一個大監獄，你以爲暴政真正可以完成大一統的局面嗎？你這發昏的人！是醇酒美人，富貴豪華使你變了，墮落了！虧你還有面目提起荀老師！……」

「我不想和你多嘴，成敗是非，後世人一定會知道我李斯用心之苦的。我要法治，我要努力完成大一統的局面……」李斯喃喃地抗辯着。

「法治，大一統，別再污辱我的耳了，你忘記你新近在上苑造的狼圈虎圈嗎？用人民的痛苦堆砌成你的歡樂，這樣的人還高唱什麼大道理呢？」說到這兒，他又仰天長歎道：「唉，苟老師，我如今知道什麼是人性了，我如今知道什麼是人性了！」

李斯氣得幾乎發昏，伸手到袋裏想摸出一包毒藥，但摸到了卻又不敢拿出來。他喝道：「我是來巡視監獄的，我不想和你廢話。」說完聳聳肩膀，就要跨出密室去。

韓非眼光閃爍，一瞬間忽然變得異常感情質了！他哀聲長歎道：「不，我的話還沒有完呢，李斯，你來，你記得當我們在蘭陵同學的少年時代嗎？一個狂風暴雨的深夜，荀卿老師給我們講解天道，他說星球在旋轉，日月在輪代，四季在變化，風雨在滋潤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纔能夠蓬勃地生長，你該不會忘記什麼是『和』與什麼是『逆』吧？記得荀卿老師有一次病了，我們在他牀頭爲他熬藥，他握緊我們的手，顫抖着聲音說：『你們要友愛啊，友愛纔能夠一同負起天下的大任。』我們看着他慈祥的面容和斑斑的白髮，不是曾經感動得流淚並且默默地點頭嗎？記得又一次我們在園子裏鬪狗尾草，疲

僂時坐在石頭上數着天上的星星，大家不是相對談了一夜爲人類爲天下的理想嗎？記得你要到秦來的時候，辭別了荀老師，踏着一雙草鞋和帶着幾串麻錢就上路，我們送着你的背影，那時你雖然狠狠地詛咒過『恥辱和悲哀莫甚於卑賤和窮困的了』，但是看看你的伶仃倔強的背影，誰也會真信你將做出一番聖賢的偉業。唉，這些事情大概你已經一古腦兒忘卻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你使我太不堪回首！但是一切都算了吧，我祇要求你看我們這一點同學關係的情分上，讓，讓我親向秦王去自白一番，假如說這次我的下獄祇是秦王的意思？……」

李斯鐵青着臉聽完了話，忽然咬緊牙根，狠狠地喝道：「別嚕噓了！你這韓國的奸細！」於是像燕子一樣輕捷地轉身而出。

玳瑁的鐵索聲又把韓非送到監房裏去了。……

那夜，李斯袋裏的毒藥由牢卒送到韓非手裏，在黯澹的燭影下韓非凝着眼睛吞下那銀白色的粉末。

等到秦王坐着繪上蒼龍白虎，插上犛牛尾的華麗的金根車狩獵歸來，想起殺掉韓非這麼一個人才多少有點可惜，特爲下一道硃諭特赦他時，韓非的屍體已經僵硬而且變成

紫色了。

就在這時候，遠在南方的蘭陵，八十高齡的荀卿，正彌留在人世，扎掙喘息於病榻上，他強睜開閃着濁水似的幽光的雙眼，遙望遠方，懷想他兩個高足弟子，喃喃地正在呻吟禱告：「你們要好好合作，天下的大任都在你們身上啊！這羣悲慘的人民，這血污的中原……」

死 海

是花事正盛的春日，崖山島到處是一簇簇的嫩葉繁花，在這個海風飄着曬曬的小島上，也有點江南的春意了。

然而在那美好如畫的地平線上，卻隱隱傳來一片戰鼓的聲音。這時候大風颼颼地呼嘯，宛如天馬的悲嘶和野鶴的長唳。海面浪濤洶湧，一衝到岸邊，就嘩啦一聲濺出萬點珠璣。海岬處停泊着幾艘帆船，海波上起落着幾隻鷗鳥，岸上蜿蜒着成列石骨巉巖的峯巒。這一切在鉛灰色的錫似的毫無光彩的蒼穹之下，顯得如此荒涼與寂寞。又彷彿這兒已被春的使者所忘卻，千秋萬世，陪伴着黑色的島嶼的祇是黑而深的海水無窮的悲歎。

有一列人馬奔向海岸來了。

爲首的是一個穿龍袍的年輕人和一個嚴肅悒鬱穿大臣朝服的中年人，這兩個人就是祥興皇帝和陸秀夫。後面跟隨着一幫文臣和武衛，還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大家都鐵青着臉，不作一聲地奔向海岸來。在一座離岸數十丈的山丘下，爲首的人停了馬，馬望着海

天連接處鉛色的氤氳，也像是懂得哀愁的靈物，搖着鬣毛，引頸蕭蕭地慘嘶着。

皇帝和陸秀夫登上小小的岡巒，侍臣和武衛們跟隨在後，女人們則以飲泣的心情在山坡下哄騙着孩子。

到抵達山頂的時候，陸秀夫舉目遙望那面浩瀚神祕而又悲涼的大海，和崖山島上西北各角落蠕蠕而動，隱約可見的黑點，那裏就是一場人馬雜遝的生死存亡所繫的戰爭啊！「張世傑抵擋得住嗎？」他一想到這兒，就不禁按一下他腰間的佩劍，一腔血液似乎就要噴湧而出，在他的經過四十五年滄桑刻上許多皺紋的枯瘦的臉上，有一層令人震懾的凌厲無畏的神色，而他的眼睛，似乎也像海似的，在那深邃的眼光中，所蘊藏的幽怨辛酸並不少於那一片汪洋的海水啊！

「刮這麼大的風，他們戰了一天一夜，我看是很難支持了！」祥興皇帝用黯澹的眼神望了陸秀夫一眼，喃喃地自語。可憐的人，他說話時那聲調還是像個小孩子，嬌生慣養的皇室血脈，經過三年來的奔避海隅，遷徙流離，臉龐已給海風吹黑，小心眼兒也懂得許多痛苦了。

「到了真正不能支持的時候，請陛下發令叫他派人殿後，我們可以乘船再到別的地

方去。」陸秀夫說。

「到那兒去呢？」帝昺茫然地問。

「祇要能夠走出重圍，國事還是可爲的。」陸秀夫壓抑住痛苦，勉強地安慰他，眼淚幾乎滲出眼角，他轉身整理他的朝服，那朝服已經很陳舊了！當奉着景炎皇帝，帝昺的哥哥由福州而潮州而惠州而井陘一路播遷的時候，每逢朝會，看見事事疎略不堪，他常常懷着一腔抑鬱，朝罷歸來，在樓臺上望着雲海深處的家邦，無聲地唸着工部放翁的蒼涼憂國的詩詞，常常不覺淚下，朝衣上溼了一大片，這種淚漬愈加使朝衣陳舊了。他知道今天的情勢異常危急，四路的進攻張世傑很難抵擋得住，要是冒昧地放纜飄海，又恐怕元軍的艤艦半路截擊，祇好在這偏僻的海岬暫時看看局勢，不得已時纔作冒險的決定。他鎮定地派了一個人趕到陣前去探報軍情，又和帝昺談起話來。

「文相國不知怎樣了呢？」帝昺說。

「前些時聽說他自殺不死之後，給送到潮陽去，昨天有個探子說，就在那進攻的敵軍舟中呢！」一說起這位和他同甲的文天祥，陸秀夫初覺得悲憤叢集，真的，當年一同登科一同敘過同年禮的進士們，今天還存幾個呢，在亂戰中死的死了！吃喝鄉里的吃喝

鄉里去了！祇剩他們兩個真正的支撐着危局，在南國的殘山剩水間漂徙流離，而如今，文天祥在敵軍的舟中，望見島上的戰爭，將如何的痛苦呢？

君臣兩個人都沈默了！各有各的想頭，那些近侍們現在都變成石製的翁仲，更如沈入死寂的深淵裏。

帝昺感到一陣死的恐怖，想起他兩個不幸的哥哥，木然地向佇立着的陸秀夫投過一瞥童稚似的畏怯柔弱的眼光。

忽然陸秀夫看見地平線上的黑點有些兒零亂了！

他不覺又按了一下佩劍，戰鼓彷彿更加清晰，他凝目遠矚，又似乎看不清有什麼變化，那些黑點細得像霏微一樣，太不容易辨認了！他無意間看見半山一株盛開的野玫瑰，不禁想起三年前的臨安，春日的鳳凰山、萬松嶺一帶花草如錦，四處樓臺搖曳着楊柳，竹籬下盛開着茶蘼，雲臺麟閣，金鑰玉珂，宮殿又是何等的壯麗。在這樣美好的江南，大家不奮發圖強，力謀恢復，纔造成今日這麼一個危局！陸秀夫不禁默默地算了一下，偏安一百五十年了！有多少事蹟令人傷心痛哭！而對着那像是一個無窮的空虛的海洋，許多往事都像蜂蟻一樣雜亂地在他的腦海裏騷動：專門說謊的大臣；祇會建築樓臺

亭榭，積聚財產的丞相；慵慵逸逸，鬪雞走狗，祇會責備別人，卻忘記責備自己的老百姓；慣事品茗猜謎，觀潮吟詩，鑑賞紗窗上的蕉影，蒼苔上的落英的文人雅士；……亡國丞相賈似道的臉，老賊夏貴的臉，被敵人活活烹死的忠臣的青臉，一路上見到的餓殍們的臉，……啊啊，彷彿一忽兒都麇集在腦海間。一百五十年偏安所積聚下來的苦痛悲哀像是比五嶽還重的一座山，壓在他的頭上，使他胸襟就要爆裂！一百五十年是多麼長而又多麼短的時光啊！一個國是多麼不容易亡而又多麼容易亡啊！難道宋朝的命運將結束於今天嗎？想到這兒，一種複雜而痛苦的感情和一種難以形容的衝動使他想去抱住帝昺痛哭，但忽然一個女孩的聲音在他旁邊響了起來：

「爸爸！」

原來是他的小女孩爬上山腰來了，陸秀夫從迷惘中驚覺過來，用一種慈愛而又嚴肅的聲調說：

「下去，下去！」

帝昺望着那個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小女孩，不禁寂寞而毫無意識地向她微笑，陸秀夫的夫人正在下面叫她的小名，這小孩就羞怯怯地給一個近侍抱下山去了。

探子還沒有來回報，時間像一個魔鬼似地給予人們以難堪的刑罰。

突然一個近侍驚叫起來：

「瞧，那是什麼？」

在海的那邊，有十六艘便船像十六片落葉似的遠遠蠕動着，原來是張世傑率領他的殘部逃走了。

到他們弄明白事情的真相時，一大羣人從山坡上又奔向海灘來，陸秀夫攙扶着帝昺，近侍們牽着馬，女人們緊緊地抱着孩子，跋涉過半壁山河的駿馬不安地響着鼻子和搖着尾巴，更增加了慘澹紛亂的氣氛。這時候，島嶼上的百姓們也有很多跑向海岸來了。

大家紛紛上船，皇帝和近侍們和陸秀夫的家屬坐了一船。陸秀夫的面孔像是一個用青石雕塑的浮雕，一層凌厲無畏的神色可以和他的劍光媲美，他抽出閃着冷光的劍，斬斷了船纜，就一躍上船。於是幾艘便船開始在像瀰漫着霧氣的平原似的海上飄浮起來，槳聲像一闕盲歌者所奏的悲哀的薤露之曲。

但遠遠地有一艘戰船追向這邊來了！張弘範，那個漢族的子孫，拿着蒙古人賞給他

的尙方寶劍驕傲地站在船頭，追逐着他的目的物。

文天祥，像一個失魂的人似的，被關在船艙裏。

愁慘的黃昏快到了！天際有一重重帷幔似的霧氣。

帝昺坐在船艙裏，陸秀夫仗劍在船頭，看見敵人的快船慢慢地接近，他睜着可怕的眼睛，突然轉身搶過他夫人手裏的包袱，那藏着祖宗遺澤，金飾珍珠的包袱，一下子把它掉下洶湧的海浪中。他的夫人和女婿來不及說一句話，就看見他轉身擎劍，懷着一顆炸彈爆發之前的可怖的沈默向他們迫近來，劍尖快刺到她們的胸膛，她們退着退着，退到船沿，陸秀夫用一種分不清沈着還是顫動的聲調簡截地說出幾個字：

「跳下去！」

人走到自己生命黑線的邊緣時的表情是如何難以描畫啊！陸秀夫的夫人用一種悲憾慈愛的目光望了她丈夫最後一眼，就隨同女婿一同跳下海去了！海是一個饕餮的魔鬼，祇若無其事地潰出兩朵浪花。

閃着冷光的劍又向那個在一個鐘頭以前叫着爸爸的小女孩的身邊迫來，可憐的女孩恐怖地爬上船沿，她知道她父親的脾氣，就要跳下去了；但一種求生的本能使她忽然用

小手攀着船沿，眼淚像珍珠般從她美麗的小眼睛中迸出來，她大哭着叫：

「爸爸！爸爸！饒我吧！」

陸秀夫的心靈劇烈地震動，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他揚一揚劍，嘶啞地說：

「你先死！我就來了！」

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終於使女孩也鬆了手，襲襲的海這回祇湧出一個更小的浪花。元軍的戰船更近了！戰鼓鑿鑿地響着。

陸秀夫奔到船艙裏，帝昺一看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要說什麼話了！他說：

「國事到了這個地步，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受辱太甚了，陛下不可再辱！」說着，他蹲下來背起了帝昺，急步跨出船艙，帝昺悲哀地伏在他背上，沒有一句話。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快近老年的人貼在一起，雖然是一轉眼就要走進那黑色的門了！但這頃刻間，彷彿彼此交溶着一種愛的熱力，陸秀夫背上負的何曾是一個人呢？簡直是一百五十年的懦弱、愚昧、無恥、自私的偏安之局，簡直是一個痛苦的符號！他走到船首，對着茫茫大洋，縱身一躍，就沈入那萬頃的浪濤之中了。

岸上和船上的人看見這景象，那呼嘯着的悲歎着的海洋彷彿立刻成爲一切生命的磁

石，誘惑着他們去就死，成千成萬的人紛紛躍到那涼意沁人的海中去了！死亡，死亡，那慘白的花朵在海的四處紛紛地開放，紛紛地凋萎，……薄暮的被夕陽渲染着的海水有一層橙色，似乎那就是國破家亡的人類流出來的大量的血液。

幾十丈外的元軍看見這景象，便在船上歡呼起來：

「陸秀夫背着宋皇跳海死——」

那喧囂的聲音使海浪更加憤怒，在晚風中像個醉漢似地掣泣搖擺着。

在元軍船艙中的文天祥，聽見這刺人肺腑的聲音，像個幽靈似的站起來，他想去看一個究竟，然而卻找不到一個窗眼，但陸秀夫的枯瘦堅毅的影子冉冉地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了！他似乎清晰地看見他負帝蹈海時的情景，以心傳心，他不需要聽見陸秀夫的聲音，就已經洞悉他對他的遺言，同樣地他雖有萬千的哀愁，也不需要向他的同年好友再訴說一句了！在以前，他覺得祇有生的執着纔是真正的偉大，而現在，他已經默默地立誓，非把頭顱慷慨一擲不可了！一種蒼鬱悲涼的感情澎湃在他心頭，他不禁摘集杜甫的詩，低聲地哀吟起來：

「文彩珊瑚鈎。

濁氣含公鼎，

炯炯一心在，

天水相與永！」

吟罷低眉，文天祥昏昏地伏案痛哭

船外，暮靄沈沈，黃昏的海，更顯得格外的愁

慘，格外的寥廓而空虛。

火種

一

就說是幾萬年以前罷！

中原是一個森林世界，四處都是深沈陰暗的樹木，暗綠的松樹，銀色的樺樹，還有樅樹、杉樹、栗、櫟、榕、樟……各式各樣的樹，錯綜成一個神奇幽黯的世界。牠們的枝幹上，被無數攀緣植物和懸掛植物所掩蓋，底下是無數的雜草和野花，較小的喬木和灌木，四處都是卑溼的，並發着樹葉霉爛的氣味。

這時候樹林裏跳躍着一種原始的人類，前肢長，口鼻大，完全是一副怪相，他們的頭顱勉強在肩上直豎起來，聲帶可以啞啞啞的發出聲音。

他們那時已和猿猴分家了！猿猴本來也可以變成人，祇因有一隻猿猴想直立起來走路，被猴王罵道：「咱們的祖先走路不是這麼走法呀！你莫非是數典忘祖的畜生！」害得猴國的子子孫孫永遠不敢破例，所以原始的人類就和牠們分家了。現在，在一棵大榕

樹上，正有兩隻原人在一個巢裏談話。

「啲啲啞啞呀啦。」說話的是一隻扁鼻原人，生得醜陋猙獰，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你拿着那個東西幹什麼呀？」正說話間，他在樹葉上看見一隻蚜蟲，就把它丟進嘴裏磕死吃下去了。

「咕哩咕嚕啲啞啦。」答話的是一隻長得比較文雅的原人，他手裏老是拿着一塊燧石，東敲西擊，原來他就是後人所景仰的燧人氏，他這話的意思是說：「我想把它敲出那紅色的東西來。」所謂紅色的東西，就是火，他近來簡直被這個理想弄得着迷了，那天有一隻美麗的麋鹿走過他的身邊，卻忘記伸手去抓住鹿角，這一部落原人都笑他，原來太古之民已經很懂得裂開牙齒發出笑聲了。有一隻雌性的原人，死了兒子，一個月明之夜她在巢裏望着月亮發呆，不意地哼道：

「月亮呀！月亮呀！月亮呀！」

所有的原人都笑她，一連叫了三聲月亮，卻不知道她就是原始的女詩人。又有一隻原人，體格很羸弱，當人們在早晨偷偷爬上樹去採摘橡栗的時候，他卻老愛用焦炭畫些龜呀鹿呀，原來他就是後世文明社會叫做藝術家的傢伙。至於燧人氏呢，他原來就是後

世文明社會叫做科學家的傢伙。但原人族都覺得這班東西奇怪好笑，那隻醜陋的扁鼻原人當然也沒有例外，他又唧唧啞啞了一番，意思不外譏笑他何以不去採拾點果實和捉幾隻鼯鼠兔子，卻老愛守着一塊燧石。末了，他拍一拍他的生滿長毛的胸膛，拿起一個用鹿腦壳做成的碗子和一把粗笨的剝皮石刀，離開這築在榕樹上的巢，臨走，還抓去了一把紅莓子和一條鹿脯。這醜陋的扁鼻原人生性喜歡攘奪，燧人氏拿他沒有辦法，只好眯着眼睛，目送着他矯健地攀援下樹去了。

二

燧人氏稍一整理他的獸皮裙子，不禁又對着那塊赭色的燧石發楞。

所有的原人都譏笑他！「一塊石頭怎麼能夠鑽出那紅色的東西來呢？而且那紅色的火燄該是神祇所養育的靈物，我們怎麼能夠接近它？」所有的原人都忘記不了那些恐怖之夜，天下着像鋼針樣的雨，燐火在燃燒，雷電的火花隨同霹靂爆炸在森林裏，頃刻間整個森林都燃燒起來，獸類被迫離開了牠們的草莽，原人被迫跳下了他們的危巢，還有那顛頂的巨熊，也被迫走出牠們的洞穴，所有的生物都驚惶地奔突竄走，當火的毒燄砥過了樹木和草莽，一切就變成焦炭，這是何等可怖的事呵！像這紅色的怪物那裏能夠接

近呢？燧人氏這傢伙不抽空去磨一把剝皮的石刀，卻整天拿着一塊燧石四處敲擊，怎麼不是好笑的事呢？但是燧人氏，他可有自己的信仰，他的確曾經由燧石在一株樟樹上敲出過火花，不過那天沒有任何一隻原人在他身邊，而那火花又找不到引火的東西，便倏忽熄滅。自從那次以後，森林裏不斷下着霏雨，變成了一個霉溼的世界，他再也沒有辦法作他的試驗了。但是那一點火花，那一點紫紅色的光燄，是何等清晰地留在他的記憶裏呵！

祇因有一次森林大火後，他的巢穴被燒毀了！餓得發慌的他，在火場中找到一隻燒焦了的羊，飢不擇食地吃了幾口，不但味道鮮美，而且他的腸胃病在那天竟然痊癒了，他乃知道火是一種有神力的東西。他四處找尋火的蹤跡，纔知道它就藏在這赭色的燧石裏面，但天老是下着雨，什麼時候纔能獲得它呢？在黑漆的夜裏，在猴子的叫嘯和鸚鵡的悲鳴聲中，他不禁呆呆地望着遠處幾點明滅無定的螢光，像一個思想家似的在那裏凝想了。

三

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火終於被燧人氏引到一堆木屑枯葉上，美麗地燃燒起來。

不久附近的原人都跑到火堆旁邊，唧唧啞啞地跳舞和嘶叫，那隻醜陋的扁鼻原人說這是神靈的賜與。大家就嘩嘩啦啦的唱起歌來，女人們覺得走到火堆旁邊身體格外暖和，便快樂地用一些紫藤和映山紅編織成個花冠，戴在頭頂格格地笑着。

於是，原人的酋長命令大家輪流守着火堆，四處的燧石都被敲出來了！燧石像是金剛鑽一樣的貴重，樣子玲瓏的甚至有人把它拿來鑲在獸皮上，當做裝飾。那隻扁鼻的醜陋原人在大家開始熟食之餘，代酋長發明炮、醢、烹、炙等烹調技術，酋長吃起來嚼齒動腮，很夠味道，就連連拍他的肩膀。

最後大家用火去圍攻大熊的洞穴，那些顛頂的大熊碰到空前未有的災難，狼狽的竄走。原人們便開始從樹頂搬家遷到洞裏去住，漸漸被人忘記的燧人氏現在也分到一個小山洞。

一切都很幸福，上帝的史官這時候用硃砂筆註道：「人類從此踏入另一歷史階段」。但是有一次守火的人不小心，火堆竟然延燒起來，畢畢剝剝地把森林變成了火海，原人呀！野獸呀！禽類呀！又狼奔豕突地竄走，飛逃。等到火熄了，許多巢都被燒掉，許多洞穴都被烘焦，原人們唧唧啞啞地咒咀着，追根尋由，原來是燧人氏發明了這不祥

的東西，纔弄得有巢氏遺留下來的最富有歷史意義的老巢都給燒掉。女人們哭哭啼啼，男人們這時候已經開始有點丈夫氣了，揍了燧人氏好幾拳，在那隻醜陋的扁鼻原人的指揮之下，他們甚至把燧人氏攆走。

燧人氏帶着他的燧石栖栖皇皇飄流到一個在水濱的部落那兒去，他還是不改掉他的科學家的氣質，「觀蜘蛛而作網」，「觀蒙而而作罟」，又發明了捕魚的方法，魚捕起來用火一烹，味道人人明白，不必多說。但因為他不致力研究烹調術，發明新滋味，給酋長們吊胃口，所以後半生的日子也並不舒泰，一世住着一個不夠五尺見方的小岩洞。

祇是那隻醜陋的扁鼻原人，靠着火的發明，開始應用火去進攻其他的部落，宣言火是宇宙之主付託給他保管的，漸漸變成個酋長。四處的原人都震驚不已，稱他是一「火之神」。後世的人們懼於他的聲威，便塑像繪圖，馨香膜拜，本來是隻醜陋的扁鼻原人，慢慢地畫成個四眼紅面的神像，和專管瘟疫的瘟神，專管蝗蟲的八蜡神，同樣地威鎮四海，享祀千秋，豬牛羊，雞鵝鴨，吃個不盡。至於燧人氏呢，祇有尸佼，韓非一班書獃子纔會記得他，他靜靜地躺在地殼裏，等待安特生，阿恩一班西洋地質家，駒井，江上一班東洋地質家來發掘他的骸骨，寫一本洋洋巨著，證明他是波斯種或者日本種。

伯樂與馬

一

卻說虞坂這天恰值墟期，各地的農奴負販紛紛前來趕集，臨汾的棗，永濟的柿，太谷的西瓜，榆次的葡萄，口外的駱駝羊皮，省內的牛羊驢馬以及絲葛綾羅，統統聚在一處，好不熱鬧。自有那封主富戶等豪貴，臺阜與隸等家臣前來買些穿的吃的回去享受；也自有那小農百工，趕來買一頭小牛一把斧鉞回去耕作。人們熙來攘往，譁譁啦啦，不在話下。單說在馬市上，這時候馬糞臭味薰天，這兒的馬，大多是些劣種，有跛的，有盲的，有皮生癩癬的，也有瘦骨支離的，大抵讓人們買去耕田或宰食，馬儘管嘶，人儘管講價，倒也有一片昇平氣象。不料這時路邊來了一輛車，車上坐着一位莊嚴仁愛的人，姓孫名伯樂，遠遠看見一匹青黑色的瘦馬伏在鹽車下，不覺睜眼凝望，到了那馬身邊，索性停下車來，看個究竟。祇見這馬毛色光潤，卻生了許多癩癬，身軀高大，卻餓得瘦骨稜稜，馬尾馬鬣像蠶絲那樣光潔，卻沾上一團團泥污，伯樂霍地跳下車，聲情激

越向那馬主問道：

「這是一匹騏驎，真真實實的千里馬，可以和驢騾驕媚媲美，你怎麼把牠養成這個模樣！」

那馬主露出兩排黃牙，擠出一絲傻笑道：「現在正值天涼，你老不如買牠下酒？」在他心裏，千里馬是個什麼名稱，驢騾驕媚是副什麼模樣，簡直莫名其妙地堂，他祇知道這馬桀驁不馴，耕田時把犁弄翻，禁在廄裏又把槽櫪碰倒，而牠食量宏大，嘶叫聲直嘈得一家老小不能安眠，巴不得來個官人，送幾兩銀子把牠牽去。

怕樂來不及翻那馬主一個白眼，祇覺得有一股熱辣辣的憤激和一股冰凍般的悲涼一齊湧上心頭，忽然哇的一聲，號啕痛哭，眼淚像斷串的珍珠般簌簌墜下來，沾着他的美鬚，也潤溼了地下秋日的衰草。

那馬轉動着雞蛋大的眼珠，彷彿也有些淚光，直響着鼻子，噴出白沫。
四周的人紛紛圍觀如堵，有的說：

「敢情是個瘋子！」

有的說：「畜生值得同情麼，乖戾已極！」

世界上儘多隨波逐流卻又愛發議論的人，不必多表。祇道伯樂把腰兜裏白雪雪的銀子統統倒下，滿心高興一腔抑鬱地牽着馬走了，那馬主也樂得軟洋洋地買斤豬肉回家謝神去了！祇剩下一片喧擾的聲音，大家都說是開天闢地以來，虞坂市第一件咄咄奇聞。

二

伯樂在陰山下訓練着他的千里馬。

雖說是訓練，其實可十分簡單，不過把糧秣給牠吃飽，有錢時就給牠吃點豆類穀類，無錢時就任牠隨地吃狗尾草。爲牠洗濯鬣毛尾巴，使那條馬尾可以趕走蠅虻蚊蚋；爲牠洗乾淨頸部胸部，使淡褐色的馬蠅無法在那兒產卵。至於風清月白之夜，馬要引頸長嘶時，就讓牠嘶個快活。伯樂騎着牠不用鞭策，輕輕地拍一下馬頸，就彼此心會。那匹馬現在長得亭亭玉立，皮毛像青緞一樣閃亮，鬣毛和尾巴像鳳羽一樣的美麗了。

但謠言也就隨之而起。

古典派說：「當今之世，去那裏找馬呢？舜的時候，負河圖出水的龍馬，穆天子時候，駕御車的八駿纔是好馬，而今伯樂的馬，既不會負河圖，又沒有配偶伴侶，一定不是好馬，練也是白練的了！」

西洋派說：「好馬一定要到西域匈奴去物色，虞坂市買來的一匹癩馬也可以訓練成千里馬麼？伯樂小子，可謂標新立異，危言聳聽了！」

至於在王公卿相之間，那又是另一種傳說。他們知道伯樂善相馬，也知道伯樂善練馬，聽見那匹騏驎常常在陰山山脈一馳千里，不禁羨煞怪煞。謠言像是細菌一樣，繁殖在他們中間，有的說：

「伯樂一定是用蜜糖和葡萄酒給那馬喝，用上等的燕麥和棗子給那馬吃，用綢緞做馬衣，用檀木做馬廁，不然馬怎能長得如此健壯呢？」接着而來的謠言是：

「伯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士人罷了！那裏來這麼多的黃金白銀，說不定是匈奴津貼他練馬，使中原人民看了伯樂的馬而震懾於漠北馬隊的聲威。孫伯樂呀！你真是一個數典忘祖的傢伙呀！」

但這一切於伯樂與馬毫無關係。那騏驎現在像雷電一樣馳過廣袤的原野，朝飲黃河，暮登陰山；朝渡汾水，暮抵太行。陰山山脈的南北居民望着牠遠遠而來，忽忽而逝，比一支箭還迅速，人人歎賞。也自有騷人墨客，拿它作為題目，吟詠謳歌一番，這是常情，按下不表。

麻煩事來了！天下的王公卿相知道伯樂有匹千里馬，個個想看。虧得那時沒有電報，但函件仍舊像雪片飛來，伯樂苦惱得兩條眉毛擠成一條。有的住在狹谷山坳，甚至渤海之濱，伯樂因為路程險阻，不忍使千里馬勞碌奔波，便婉辭謝卻。他們就罵道：

「不能跳狹谷山坳，不能到達渤海之濱，也算千里馬麼？吓！吓吓！吓！」

有一個自號爲收藏家的雅士跑來問伯樂，要他割下一束馬尾巴，讓他藏諸名山，傳諸後世，好使千秋萬世的人們知道這朝代有過這麼一匹名馬。伯樂苦笑地婉謝道：「怎麼能夠戕賊馬的身體呢？」那收藏家便悻悻然走了。

有一個王公，養了一羣肥馬，說是剛剛祇有七匹，要請伯樂把千里馬讓給他，好讓他湊成「八駿」。伯樂跑去他的馬廄一看，所謂好馬，不過是一些肚皮像黃牛一樣腫脹的肥畜生罷了！甚至還有一兩匹割去馬勢的驢馬，像哈叭狗一樣溫柔地在槽櫪間點綴風光。伯樂慘笑地拒絕那無理的要求，於是王公用白眼睛和鼻音送他出門。

有一個侯爵，請了畫師用瑪瑙硯子，貂毛畫筆，雪白絹紙要來畫千里馬，請伯樂把馬牽來他的畫室站三天三夜，讓他叫人畫下馬的各種姿態。伯樂冷笑地拒絕說：「馬不

能離開大自然。」那個侯爵連年所修養的浩然之氣突然洩掉，朝着他的千里馬吐了一口濃痰。

有一個男爵，持着他新製的金柄的馬鞭要來試馬，他說：「你不鞭打牠只能跑一千里，讓我用力連連鞭策牠，包你跑個新紀錄。」伯樂憤怒地拒絕說：「你這算什麼話！」那男爵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險些兒就要動武。

於是各樣的中傷誹謗像暴風雨般降臨，雅士們罵伯樂祇是一個馬奴，不懂文化；王公罵伯樂祇是一個鄙野之夫，不懂禮貌；侯爵罵他河漢藝術；男爵罵他忽視人情。跟着他的千里馬似乎也不大名譽了！從前有人說牠像：「鳳凰麒麟，白鳩丹鳥」一樣，是國家的祥瑞，現在卻有人說牠跑得太快將踏壞田禾，甚至將引起地震，罵牠是不祥的妖孽，甚至有些奉令行事的流氓開始用彈丸石子來彈射千里馬的屁股了。

終於在某一天，伯樂騎着他的愛馬放韁馳去，不知所終。人們又開始歎惜天下無馬，皇帝和御史們把天上一顆無名的星定名「伯樂」，作為紀念，這星專管天馬，照他們的意思是說像伯樂這麼一個英才，死後當做玉皇大帝的馬奴，方纔不愧聰明一世。不過這是後話，可以不表。

詩聖的晚餐

大歷五年夏秋之交，耒陽城江潦泛濫，四處都是一片茫茫的洪水，許多民房都被衝掉了！許多大樹只在水面上露出個樹尖，在那裏滴着淚。

巍峨的山頭上擠滿了人，大家望着自己的田園廬舍變成水鄉，有的在啜泣，有的在哀號，有的歎息，有的徘徊無語。少不了的鬧哄哄的山頂，還夾雜着一聲聲犬吠雞啼，老婆子的喃喃咒罵和小娃子糞溺的騷氣。

一個老頭蹲在山坡發楞，他雖然祇有五十九歲，但頭髮幾乎全白了，而皮幾乎全皺了，布衫上面綴着幾個補釘，嘴吧裏面祇掉剩幾顆牙齒。這老頭是如此的疲弱衰頹，落拓可憐，使人們對他絲毫不發生興趣。他兀自摸着那一頭從四十多歲就開始斑白的頭髮和領下稀稀疏疏的鬍鬚，鬱結蒼涼的感情不覺又泛濫起來，對着茫茫洪水，他不禁沉重地歎息了。

這老頭就是杜甫，耒陽城很少人認得他，但是在冠蓋如雲的長安，在肅宗皇帝即位

的鳳翔，在玄宗皇帝避亂的四川，他的詩名是如何的風靡一世啊！多少人讀着他的詩就哭了！多少人讀着他的詩就抑鬱長嘯了。做小孩子的時候，看女俠公孫大娘舞劍，聽見一位怪詩人叫做李太白的名滿京都，他是如何的羨慕啊！他也想用他的出神入化的詩篇，用他的偉大的良心去感動天下，用自己的血和汗照亮自己的名字。但是幾十年過去了，纔知道這一世原來是個噩夢，詩名詩名，詩名有什麼鳥用？這幾年他把肚子都餓癯了，兒子也餓死幾個了！連年來東奔西走，從劍南走到東蜀，從東蜀走到湘潭，又從湘潭走到未陽，支持着一付格格發響的老骨頭，跑來跑去，無非想找個人來依靠一下，吃一碗白米飯，因為餓肚皮實在是一件太難受的事，他已經驗過無數次了！在朝廷做官換一分口糧吧，又怕看同僚的面色和坐在金殿上的皇帝的神氣，那次他替不幸犯了罪的房瑄說了幾句話，祇看見皇帝面色一黑，口角一彎，幾乎下令把他斬首，算了吧！這一世尙書做不到，也不想幹了！但依人吃飯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劍南的嚴武死了，他跑到東蜀，東蜀的老朋友高適又忽然死了，他跑到湖南，湖南的一位親戚又不知道混到什麼鬼地方去了。到達未陽以後，這老頭子一連失眠了幾夜，一來感傷，二來吃飯的問題也實在太嚴重。

但最糟糕的還是這是一次，窮極無聊，跑到山上的古廟裏來遊玩一番，本想極目山水，捫苔讀碑，寄托一下沈鬱的感情的，卻不料遇着江水泛濫成災，下不了山，祇好跟避難的人擠在一起了。

望着浩浩森森的洪水，杜甫想起了夏禹治水 and 女媧氏補天，看見面前一些襤褸的百姓和啼啼哭哭的小孩，他又想起了自己蒼涼的詩句和已經死掉的瘦得像隻毛猴兒般的可憐的兒子。

但肚皮「咕」的響了一聲，杜甫的閃着碎玻璃光的眼睛不覺睜了幾下，他記起自己已經一整天沒有吃過東西了！避難的人家都帶來了乾糧，獨獨他沒有，一口帶苦的唾液潤着喉嚨，杜甫就用力把它嚥下去。他坐在那兒不敢動，因為已經餓得異常疲乏。而且靜靜地坐或者靜靜地躺着可以消極抵抗飢餓，這是他在三十年前三十歲左右時就發見了的科學道理。

他想：「耒陽縣令會不會送酒肉來給我呢？洪水什麼時候纔退呢？」原來杜甫到了耒陽幾天，就寫了幾首詩給縣令，希望縣令能夠好好接待一番。用詩來增進友情或用詩來換取酬報，那是普通的風尚，窮得難堪的杜甫就祇好這樣做了！但他卻不敢相信自己

的命運，自從嚴武高適相繼死掉，凡是他所投奔的人都一命嗚呼之後，有的朋友簡直把他當做兇煞看待，拿他的衰弱的面貌來取笑，拿他的蹇滯的命運來清談，但卻不肯幫忙他，自從晉朝人發明翻白眼睛以後，唐朝人早已承繼這分遺產了！杜甫倒也不把這些誹笑規避當做怎麼一回事，他敲過許多人性的門，門開時，冒出來的常常是一個魔鬼的腦袋，看多了，雖然有點感傷，卻也覺得漠然了。

所以未陽縣令不肯送酒肉來救命，杜甫沒有把握。慢慢地杜甫躺在山坡上了，因為躺比坐更能抵抗飢餓啊！他一會兒閉着眼睛，一會兒張開眼睛，看蜻蜓款款飛過水面，白雲冉冉掠過蒼穹。聞着草葉的香味飢餓又襲擊過來，於是他極力回想往事，用這些往事來轉移鬱結的心情。他想起浪跡天涯的少年時代，想起集賢院和尙書省裏寂寞的生活，想起枯瘦的妻和像一羣小毛猴般的兒女，還有在洛陽和李白一榻對臥的情境，更是何等念念不能忘懷。那位瘋狂的詩人把他當做一個小弟弟，在他面前狂嘯高歌，用一個大青碗喝黃酒，喝醉了，有時爽朗地笑，講着他在隴西殺人的事蹟；有時月光如水，他就拔劍起舞；有時卻像個小孩子般切切地哭了。還記得有一次高適也來到洛陽，三個人夜登古臺，高適這位老兄按捺不住一分慷慨悲歌的豪情，長嘯一聲，木葉俱落。在燕

趙齊魯間浪遊的那一段生涯是何等教人眷戀！但是日子像閃電一樣過去了！「昔人今人如流水」，好朋友都死了！李白死了八年，他的屍體不知道會不會給魚蝦吃去呢？想着想着，杜甫記起了他送給李白的「文章憎命運，魑魅喜人過」的詩句來，一點清淚不覺沁出眼角。

避難的人們看見這個窮老頭子躺在山坡，沒有飲食也沒有言語，有的人也投過來一瞥驚奇的眼光，但祇要一隻蚱蜢撲的一聲飛過，人們就寧可去注意那隻翅膀閃光的蚱蜢而不願意再看這窮老頭兒一眼了。

夜來了，大熊座小熊座和無數的星羣都在睜眼；黎明來了，啓明星又在微笑。隔一晝夜，洪水已經漸漸退去，雖然低處還是一片汪洋，但不少屋子都露出屋脊和牆壁來了，避難的人陸續乘船歸去整理災後的家園，高地裏那些朱門大戶，絃歌之聲又繼續鳴奏起來，似乎這個世界永遠是昇平的。

但杜甫和另一些窮人仍然躺在山上的破廟裏，因為他們住的矮房子都給水衝掉了！他們也沒有親戚家屬搖一葉扁舟來接他們回去。

杜甫的滿是皺紋的焦黃的臉更加瘦削了！這些皺紋刻劃着他一生痛苦的經歷和浩瀚

無匹的詩才。他覺得全付的胃腸都在作怪，似乎胃袋裏面突然間長滿了牙齒，格格格的在響；似乎這時候祇要有一兩豬肉，一片麥餅，吃下去都能夠立刻化爲血液，使全身生長起力氣和溫暖，但是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他餓得快癱瘓了！就到山泉旁邊捧水來喝，在清潭中照見自己的容顏，不禁又哀痛又感傷，面孔簡直瘦得像山羊了！簡直瘦得遠遠望去祇剩一個鼻樑了！爲什麼人一老就這麼不能忍受飢餓呢？從前在奉先時候到山上挖黃狗頭來吃，不是就能支持十多天嗎？現在就是有一片苦澀的黃狗頭來吃也好啊！當他蹣跚地再爬上山坡時，他想起了他餓死的幾個兒女，記得在奉先時他上山去挖黃狗頭，回家聽見一屋子的哭聲，原來他兒子已經死了！又一次他女兒餓得發慌，竟然咬了一口他的臂肉，聽說蚱蜢在飢餓時也會吃掉自己的大腿，這可憐的小女孩是想吃掉自己的父親呀！「所愧爲人父」，一句他用血淚寫成的詩句，像一條毛蟲般索索地爬過他的腦袋。但一隻大蚱蜢橫空飛過，又把他的紛亂的心緒擾得更亂了。

又是月亮帶着無數的星羣出現，又是啓明星睜着迷茫的眼，又是秋陽照着萬里的平野岡巒。

水勢更退下去了！祇山腳下一條河流漲着滿滿的黃水，原野都陸陸續續露出他們受

災後臃腫的面目，遠處朱門大戶的繁絃急管聲入夜更加喧囂，因為酒肉臭的富貴人家都在及時行樂。

然而荒山上仍舊躺着杜甫，現在和他作伴的祇有幾個乞丐模樣的傢伙了。

沒有把握找到口糧，沒有力氣爬下山嶺，老得顛巍巍的杜甫，不禁把心一橫，打算一直睡下去，睡，睡，睡，一直睡到了那不可知的異鄉，一直睡到與草木俱化。

早晨，他摸摸頭頂，白髮丟下幾根；夜裏，他嚙着苦味的唾液，彷彿聽見黑夜的腳步……

第三個夜，杜甫餓得癱瘓了。

他模糊的腦袋裏閃動着一大串的問題：「難道我就這樣無聲無臭的死掉麼？」「難道我帶着良心和熱愛到這世上，就祇能換得飢餓和貧窮麼？」「唉，唉，唉，我的詩篇！」「朋友們喲，你們豈知道我今夜在這荒涼的山頭？」「人是不是木頭呢？世界是不是地獄呢？」「爲什麼？……」「爲什麼？……」垂死的腦袋湧着激情，他所會感到的憂鬱沈痛的情感像螞蟻一樣攢聚在他快要停息的心上。

夜未央，梟鳥在啼，泉水在嗚咽。

但奇跡出現了！

「杜工部，杜工部！」山下的溪流上有人在呼喊。原來未陽縣令在偶然間憶起了他，一時興起，派人划船載他回去，船裏面盛着酒菜，船首掛着紅燈籠，在黑夜的溪流裏劃下一道虹彩。

杜甫終於軟弱無力地給人扶下山去，扶進船裏，船夫們都十分驚異縣令要接的竟是這麼一個窮老頭兒。但是這裏的人心情最驚異的要算是杜甫，原來他發現船艙裏的一罇黃酒和幾斤瘦肉是預備款待他的。

狂喝，狂嚼，垂死的杜甫顯得有生氣了！肉和酒很快的脹滿了他的腸，他的胃，但是忽然間，似乎他的頭腦昏眩得失去知覺了。

船抵達縣府時，杜甫的屍體已經僵硬了！肚皮是凸起的，面色像蠟一樣黃。

於是這消息立刻就轟動了未陽城，轟動了中原，大家都說大詩人杜甫醉死了！飽死了！縣令爲了邀功，也上表奏聞，說是救濟無效，事屬天意！但這一切都與杜甫毫無關係，他靜靜地躺在薄板棺材裏，靜靜地腐爛，等到元稹寫文章紀念他，讚譽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的時候，他已經腐爛得祇剩一副骨頭了。

羅馬的奴隸

羅馬城這天鬧哄哄的，披着絲質頭巾的女人，袒着生毛的胸膛的男人，像潮水一樣衝到鬪獸場去了。

令人恐怖也令人歡樂的圓形劇場，比雅典的多利亞神殿更莊嚴，比希伯來的宮苑更美麗，羅馬人一想到劇場裏面驚心動魄的人與獸鬪的節目，男人們便哈哈地笑了，女人們便格格地笑了。

儘管希臘神萊謨斯蔑視這座莊嚴的羅馬城，說是祇要一腳就可以跨過這堦可笑的城牆，但羅馬人卻生活得多麼驕傲和愉快啊！他們吃着奴隸種出來的鮮美的果實，他們廬聚在元老院前聽演說，他們從這一座穹窿門穿過那一座穹窿門，從這一次人獸之鬪看到下一次人獸之鬪，他們深深覺得自己是天之驕子，羅馬帝國將萬世不滅。

而這一天，他們更高興得心窩兒癢癢的，因為圓形劇場有一個絕代精彩的節目要舉行了，這節目不是獅子與獅子鬪，也不是獅子與人鬪，而是人與人鬪！那個曾經格鬥十

幾頭獅子的著名的奴隸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將和另一個勇猛非常的，格斃過犀牛和斑豹的奴隸徒手搏鬥，他們將套上面罩在光滑的花崗石砌成的劇場上互相毆擊，直到一方死亡為止。誰死亡了，誰就給靜悄悄的埋掉；誰勝利了，誰就披上光耀奪目的絲錦，騎着駿馬給擁出羅馬城，男人們報以喝采，讓女人們脈脈地投以鮮花。

誰能夠計算出這一場搏鬥劇烈的程度呢？怪不得羅馬市民忽忽吞下麥餅，喝完羊奶就趕到圓形劇場去了！街道上人們擁擠得像一窩蜂，他們起勁地估計搏鬥的結果，任何人都變得像元老院的元老那麼雄辯。

人們大都把勝利的估計寄托在斯巴達卡斯身上，斯巴達卡斯太勇猛了！他曾經把獅子的上下顎撕成兩片，他的短而鬚曲的頭髮下邊面部的表情是那麼的剛毅，一雙臂膀簡直像兩條蟒蛇，似乎什麼東西他都可以折斷。全羅馬帝國的奴隸都在羨慕他，他雖然也是奴隸，然而地位太優越了！他吃着乳酪和來自威尼斯的美果，住在有陽光和花木蔥籠的地方，生活過得像個貴族，唯一和貴族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必須受官署的監督，時常舉起鐵斧石頭，練習力氣，預備去向一切猛獸搏鬥，供給羅馬市民以娛樂的資料。

現在他穿上鬪士的衣裳，靜靜地在休息室靜候搏鬥節目的開始，另一個奴隸給他捧

上一杯羊乳，他就慢慢喝着。他心裏有點怔忡，因為他知道今天的對手是一個也許比獅子還勇猛的鬪士，然而他並不懼怕，他是在死的門前博取榮譽的人，他重視自己的氣力和榮耀，就蔑視了敵人和死。

他考慮着怎樣一拳打破敵人的胸膛，然後一躍上前，用兩個指頭掏出敵人的眸子。一切殘忍的念頭像細菌般迅速在發酵，殘忍的斯巴達卡斯想得眼神都凝定了。

然而十多年前，僅僅是十多年前，斯巴達卡斯是何等善良的一個少年啊！那時候他在非洲的北海岸牧羊，和他的最好的朋友魯基，一同穿着羚羊皮外套，騎馬馳突於羊羣中。綿羊的毛比雪還白，而他們倆朋友的胸懷比羊毛更白；綿羊的性格比一切獸類都善良，而他倆的性格比綿羊更善良。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剝削搶奪，在那潮溼的水草地帶中，他們一同臥在像草織成的蓆上吹蘆管，也一同看那皂角樹上掛着的夕陽，雖然他們也聽見過亞力山大帝，斯巴達的雄風和羅馬的威勢，也聽見過各式各樣的戰爭，但衷心祇想好好地牧一生羊，一個王國給他們也不希罕。當他們輕輕撫摸羊兒的皮毛，或為牠們修理腳蹄時，他們常常像有所感激般微笑起來了。當彼此無意間交換一瞥友愛的眼光時，那眼光彷彿說：「朋友啊！我們生活得多麼快樂！」

就這樣，斯巴達卡斯和魯基成爲好朋友了！他們都健康而愉快，清閒時就一同在那被炙烈的太陽烘成紅色黃色的土堆上跳躍，或者鑽進那被無數攀緣植物，懸掛植物所掩蓋的大森林裏捉迷藏，或者抽些紫藤來編成籃子，或者就採些蝴蝶花來織個花冠。對啦，講到花，在那生滿棕櫚樹的，河馬和鱷魚在泥沼裏喘氣的地方，花朵像星羣一樣多的點綴滿了草莽，玫瑰般的淡紅色的花，火簇般的深紅色的花，到處都是。他們有時就採集些來給羊兒做裝飾，羊兒歪着頭，眯着紅眼睛，彷彿也懂得主人們的心意，有時把斯巴達卡斯和魯基都惹得哈哈笑了。

但這一切到如今都已成爲破碎的夢，在布匿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斯巴達卡斯和他的好朋友分頭投軍，他自己不幸給俘虜了。

於是就給載在大木船裏，運過了地中海。

於是就給剝去了羚羊皮外套，穿上了奴隸的服裝。

於是就給訓練訓練，變成了喝血不睜眼的鬪士。

起初，斯巴達卡斯恨透了羅馬的一切，甚至連羅馬特有的穹窿門和矢車菊都恨，他懷念他的朋友魯基。他祇有這一個好朋友啊！在他的部落裏，他不知道誰是自己的父

親，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又給其他部落劫走了。魯基是他的快樂的源泉，在被俘虜的時候，他懷念魯基，還過於顧慮自己的安全。

然而時間把一切沖刷了！他成了鬪士，漸漸忘記了魯基，他必須時時刻刻用自己的拳頭在圓形劇場裏染上獸類或其他奴隸的血，纔能維持他的聲名於不墜。他是一個奴隸，然而羅馬所有的官員貴族都認得他。大家都說這就是榮譽。而今天，一個偉大的搏鬪的日子又來臨了。

當那圓形劇場的兩端的小門啓開，兩個戴着面罩的鬪士走出來時，全場裏面的貴族，官吏，平民，奴隸都瘋狂了！場中本有簡陋的樂器在鳴奏，但在沸騰的人聲中，一點音樂的聲音也聽不見。

人們鼓掌喝彩，揮舞着紗巾，鼓勵兩個生命趕快消滅一個。

終於，鬪起來了！一瞬間全場都屏住呼吸，粗大的拳頭打在肉體上的聲音磅磅響着，矯健得像兩條游龍，頃刻間彼此的身體上都印上紫色的傷痕，鬪得很勇猛，羅馬市民們都很滿足，掌聲像山崩一樣響起來了。

兩方面都感到對方力量不弱，大家都鼓起了全部勇氣，避免被一拳推進死亡的大

門。斯巴達卡斯的手臂上，肌肉突起來，像一座座小小的丘陵。

「崩」，一聲巨大的肉體上的響聲，使全場的看客都緊張的站起來，原來斯巴達卡斯已經把敵人的胸膛打破了！那是肋骨折斷的聲音，觀衆們都瘋狂地鼓掌，而且把鮮花像雨點一樣投向場心。

當斯巴達卡斯躍上一步，撇開了敵人的面罩，打算挖掉他的眼珠時，天啊，他突然的跪下來了！原來這是魯基，魯基的口角淌着血，斯巴達卡斯顫慄地用手去拂拭，卻發覺自己的手早已滿是鮮血了！魯基的暗晦的眼睛似曾相識般盯住斯巴達卡斯的面具，當斯巴達卡斯惶亂地摘下面具時，那垂死的人的眼角突然滲出了清淚。

人們發覺他們原是好朋友時，男人們便哈哈的，女人們便格格格的都笑起來，花繼續拋下，圓形劇場幾乎喧鬧得要爆裂了。

當斯巴達卡斯乘上駿馬被人擁出劇場時，他突然縱馬馳去。以後就在阿爾卑斯山聚集無數的奴隸們揭竿叛亂，用他的鐵斧親手斬了無數人的腦袋。元老院的元老們在議會報告他的罪行時，都用悲天憫人的聲調作結論道：「這是一個魔鬼。」至於這個魔鬼十多年前本是個良善的牧童，元老院的元老們當然並不知道。

拿破崙的石像

一

拿破崙坐在馬車裏面，一邊喝酒，一邊沈思，馬車正隨着大軍向鮑羅丁諾前進，他想：「莫斯科現在該變成一個空城了吧？」一種英雄的榮耀使他樂得心癢癢的，他揮動着扇子，又深深呷了一口從巴黎帶來的血紅的葡萄酒。

在他的車後，另一輛馬車，鱗鱗地響，車裏面坐的不是人，卻是一座石像，這是一座身披羅馬皇冕的拿破崙的大理石像，大理石在秋天的燦爛的陽光下閃耀，彷彿是一個神靈的化身。拿破崙不時回轉頭去望那座莊嚴的雕刻，看見那威風的榜樣，便下意識地按一下腰上鑲着鑽石的寶劍，他的深鷲的眼光裏射着驕傲的光芒，一隻手托着長滿鬍鬚的下巴，一面又想起這次遠征過路時德國的情景了！那班萊布錫大學的教授先生們，戴着單眼鏡的，佝腰的，捧着一本厚厚的聖經的，都拘拘謹謹走到他面前來致敬。他們說：

「光榮的法國皇帝喲！你的功績真是和天一樣的偉大，讓我們把天上的『獵戶七星』改名『拿破崙羣星』吧！這是合乎科學的，異常的合乎科學的！」

當拿破崙驕傲地微笑，輕輕點頭時，那羣教授先生歡喜得面部的肌肉都痙攣了。有一個還趕緊補充一句：

「一到光榮的法國皇帝征服了俄羅斯，我提議我們得把天上的銀河改名做『拿破崙河』！」這位教授先生的乾癟的嘴巴剛一合攏，所有周圍的人便都歡呼，鼓掌，鼓掌，歡呼起來。拿破崙祇報以微微的點頭，榮譽對他不過像空氣和陽光那樣平凡。兩年前他的結婚典禮，不是所有歐洲君王的王后都來給新娘露意絲公主拉頭紗麼？當他出現在剛果廣場時，不是聽過千萬遍的歡呼麼？在歐洲大陸的尊榮，他已經像吃得過多的巧克力一般，覺得膩了。如今他祇想把這種尊榮，移向英法海峽，或者移向中亞細亞。拿破崙一想到在他後面那輛車裏的大理石像，不日就將搬到彼得堡的上議院內，讓俄羅斯的議員們殼躑在它的光輝中，而用着同一輛馬車，他要把那著名的「騎士銅像」拖回巴黎，讓它和那曾經斬下路易十六腦袋的寶劍一同留給法蘭西的子孫。一想到這兒，他彷彿覺得自己的身體長了幾尺，挺一挺胸腔，又把香冽的葡萄酒灌下喉嚨。

殘秋時節的俄羅斯草原是何等荒涼和寂寞啊！無邊無際的大地祇是一片衰草，要是在春天，這草原上該綴滿了紅白燦爛的野花，風信子或山慈姑吧。要是在平時，該可以看見一兩個游牧民族黑色篷帳，或者頭戴羊皮小帽，腳套長統靴的基爾吉斯牧童趕着大羣牛羊馳騁在原野上吧。然而現在沒有，祇有一大批軍團喧囂地跋涉在這荒涼的道路上，軍團的前面飄揚着拿破崙的鷹旗，法國的近衛軍跑過去了，又是德國的胸甲騎兵；德國的胸甲騎兵過去了，又是葡萄牙的砲手和瑞士的步兵；還有撒克遜人，意大利人，隊伍像一條太古的恐龍般蜿蜒在這荒原上。六十萬人蒸發着汗酸，幾十萬匹戰馬響着鼻子，在喧囂中有病兵在輕微的歎息，他們太飢餓也太疲勞了！然而仍得迎着慘白的太陽向東走，祇爲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懸一面三色的法國旗，祇爲了把拿破崙皇帝的身披羅馬皇冕的大理石像放進彼得堡……

當大隊人馬渡過柯洛查河時，拿破崙的嘴角掛着傲慢的笑容和他手下的幾個大將在談話，那些留着莊嚴鬍子的將軍在他跟前乖得像一隻小貓兒，拿破崙攤開地圖，指指點點，得意地銳聲談笑，又用望遠鏡望着遠方，那點綠的地平線邊，該就有莫斯科的影子罷？拿破崙不覺下意識地又斜眼看一下隔船的自己的大理石像，用手捻着那露着青根的

鬍髭。

就在這時候，有幾個疲弱的兵士失足掉下渾濁的河心，因為在斯摩稜斯克一役，在濃煙和猛火中他們流過鮮血，而連日來既吃不到多少麵包，又喝不到飲料，弄得兩條腿一點氣力都沒有的緣故。他們的身體在急湍的江流中激出幾個漩渦，接着隊伍中有一陣喧嘩，但是前頭的將軍們正談得興高采烈，一點也沒有聽見。

深秋的天空灰暗得像一塊鉛，寂寞得連禿頭鷹都不見影子。

莫斯科外圍的鮑羅丁諾大會戰要開始了。

在一座五角形的碉堡前面，一片荒涼的廣場上，拿破崙穿着閃光的皮靴，走來向他的準備廝殺的部隊們演說。

他用嚴峻的眼光掃一下那像大森林裏的蟻山一樣的队伍，深秋的荒涼所侵進他腦袋裏的一點脆弱的感情立刻消失了！他覺得自己異常年青，能夠擊破五次歐洲同盟的人，難道不能擊破俄羅斯？於是他用宏亮的聲音演講起來，揮動着拳頭。那些穿着破鞋的軍隊就把千萬條腿凍結在地面。

「搏鬥的結果，你們就可以獲得很好的冬天的房子，幸福的回到法國去！」頓了一

頓，拿破崙又說：「大家定要使人人以後稱讚你們當中的每一個，說這個兵士曾經參加過莫斯科城下的大戰！」

他講得起勁時，場上的兵士們都默默地想起了家，巴黎之夜，羅馬的黃昏，維也納的跳舞，華沙城的音樂，對於他們各人是何等熟悉啊！然而早寒的俄羅斯卻已經露冷霜涼了！他們不覺神往於妻兒們的一顰一笑，沒注意黃葉正在他們頭上跳舞。

拿破崙講完了話，也不知道怎樣靈機一動，忽然命令音樂隊來到他面前，要他們奏軍樂，又叫副官們把自己兒子的像片拿出來，在急激悠揚的樂聲中懸掛上帳幕。一瞬間，幾十萬對眼睛都集中於一點了！這像片上，拿破崙的兒子正笑嘻嘻地露着臉，「這是一個如何幸福的嬰兒！」大家想，祇有一歲左右，然而看起來卻足有二十磅呢！祇因為他血管裏流着他父親的血液，不日就要戴上鑲鑽石的王冠了！拿破崙凝視着自己兒子的像貌，高興地向兵士們說：「看吧！讓你們看見法蘭西的將來——我們的勝利，正如太陽在奧斯特里（莫斯科東部）上昇！」

在軍官們的慫恿下，軍士們歡呼了，那聲音幾乎要震動地殼。

於是，第一砲向俄軍中央的角面堡打過去了！

這是如何一場慘烈的戰事呵！四百門大砲對着三百門大砲，勝利而又疲憊的拿破崙軍隊對着悲哀而又堅定的庫杜佐夫軍隊，幾十萬人對着幾十萬人，死亡對着死亡……

用幾個堡壘做中心，將近百萬的生靈在彼此角逐，走進那不知的死亡的異鄉。鮮血染紅了幾百里的衰草，砲彈的火光照亮了天空。就在這時候，拿破崙帶同他的大理石像靜靜地在謝華丁諾村的堡壘裏，沈靜地遙瞰着戰場。

也就在這時候，莫斯科城癱瘓在恐怖裏。

箱馬車、輕馬車、載重車轟隆轟隆地駛過街道，說話考究的貴族小姐在馬車裏喃喃地咀咒，壯漢們在街道上竄來竄去，那淌着血水的來自火線的傷兵車，帶來了一股血腥和一陣蒼蠅。老太婆們團團轉地在樓屋收拾行李，一邊把銀錢和麵包丟向傷兵車中，麵包染着了血變成紅色，銀圓碰到露出來的骨頭響着可怕的聲音，傷兵們凝着兩顆眼珠，呆呆地望着這紛亂的城市景色。

在克里姆林兵工廠前面，幾十條大漢把槍械發出來，用嘶啞激動的聲音大叫：

「來啊，來啊，一枝步槍兩個盧布，一柄大刀，一根長矛，祇要一個盧布，想抵抗法國人的就來買啦！」

盧布像怒瀑一樣從人羣中丟下來，換去了步槍和大刀，穿着褐色長袍和穿着草鞋的農民把這武器拿去代替標槍和斧頭，他們像潮一樣湧到四處去防衛了。

莫斯科在顫慄着，教堂的鐘割去了繩子，再也敲不出半點聲音，那閃着冷光的十字架寂寞地聳立在灰色的蒼穹，十幾萬輛車子朝着四處城門駛出，莫斯科快變成一個空城了！人們用顫抖的手燃着了火把，靠着熱愛和憎恨的力量，他們把首都周圍的村莊燒掉了，莫斯科河上載運貨物的船隻也着火了！火柱夾着濃煙，把人間的悲憤送到碧落。

前線的砲聲響得更近了。

滅火的消防水管都搬走乾淨，連酒店的大酒缸都用石頭打破，麥酒、葡萄酒、橘子酒潺潺地流過街衢，在火光中這些酒紅豔得像人類的鮮血。一些土頭土腦的鄉下居民入城來探聽消息，看見這番情景，呆得露出兩排黃牙，那條咬筋無論如何收縮不下來，他們拉一把匆忙趕路的商人老爺問：

「呃，呃，難道你們討厭莫斯科了嗎？」

商人們張開兩個大鼻孔朝着他們，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但當他們弄明白拿破崙的軍隊就要入城時，土頭土腦的人也急忙跑到克里姆林兵工廠的廣場上丟一兩個盧布買一

枝步槍或長矛了。

三

拿破崙穿着平時穿的褐色大氅，一枚勳章也不掛，騎着高頭駿馬帶着衛隊走進莫斯科城來。他的精神顯得有點悒鬱，默默地坐在馬鞍上，咬着嘴唇，讓殘秋的涼風吹拂着他的棕髮。不知爲什麼，這幾天他不斷地被一些數目字所苦惱！「這兒離法國已經三千里了！」「想不到這一次外圍戰要損失掉十萬人！」他一想起幾天前在鮑羅丁諾大戰時幾位大將三番四次要他調遣近衛軍增援的往事，就覺得十分不愉快，爲什麼這個穿草鞋的民族竟能這樣勇敢地打仗呢？而昨天，當他在蕭克降山上呆呆地守了一天，忍受着蓬蒿和草艾的毒味，等候着俄羅斯的議和代表時，竟不見一個鬼影子，這混蛋國家難道不要莫斯科，而且還想繼續打仗麼？拿破崙不覺又咬一下嘴唇，用深沈的眼睛漠然的凝望着那低沈的鉛般的秋空。

正當拿破崙的馬慢慢走進莫斯科時，先行入城的情報員們已經忙亂得像一羣在橡樹上跳躍的松鼠：「現在是九月十六日早晨四時半，拿破崙皇帝陛下，跟他的大本營於此刻入城」，他們像燕子一樣敏捷，把這消息廣播着並且報告各國去了！

但在歐洲各國人們心目中金碧輝煌的莫斯科，現在卻變成一個火海，除了石築的教堂和皇宮，四處都是火舌，像一條條神話裏吐着火燄的毒龍，火蔓延到街樹，蔓延到一座座房屋，蔓延到莫斯科河的橋樑和船隻，火燒爆鳴的聲音混雜着教堂地窖裏殼舐着的人羣的悲泣。在這種慘惻喧囂的聲音中，火柱像是代表着一種崇高的力量和意志，任何渺小的個人都無力阻遏。就在這種情景中，拿破崙踏入了莫斯科的街道，他坐在馬上遠遠看見一些先入城的部隊東跌西撞地去撬開人家的門，但一望見他，就又像幽靈一樣閃開。近衛軍擁着他走過阿爾巴特路，忽然一間藥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老板出來跪到拿破崙馬前叩頭：

「光榮的皇帝陛下！」

「你是誰？」拿破崙奇怪地問。

「我是唯一的法國人！」

一絲笑意掠過拿破崙微微下彎的口角，他又在煙霧火光中繼續行進，終於到了那座神往已久的克里姆林宮，宮的周圍是一片火海，克里姆林彷彿變成童話中可怕的宮殿。

那夜，莫斯科的火更紅和更猛烈了！入城的士兵竄來竄去想找一座安全的房子，秩

序比被搗毀了巢穴的螞蟻還混亂，教堂地窖裏擁擠着的人類比長年不見天日的土撥鼠還憂鬱。在莽莽蒼蒼的俄羅斯草原上，復仇的火星迸裂開來，穿着褐色長袍的農民，拿着鐵劑、鐮刀、斧頭和標槍，走進叢林和谿谷裏去了。

拿破崙躺在克里姆林宮內的天鵝絨牀上，眼皮雖然很沈重，卻沒有絲毫睡意。他看見鮮明的火光透進了皇宮的窗簾，不知是爲了秋深還是什麼原故，在他的胸膈間彷彿有一點寒意。他衝到露臺上去瞰望那在火燄中毀滅的城市，他回想起從前的征伐生活，當他侵進柏林或者維也納時，當他登上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或者站在那巍巍兀立的埃及金字塔邊時，那心情景象，都不像今日喲！他不覺對着那幾十條縱橫的金色的火脈發呆了！一忽兒他想起新婚的皇后露意絲公主和那白白胖胖的愛兒，一忽兒他想起舊日的戀人約瑟芬，一忽兒他又想起除了隨同進城的九萬人以外那幾十萬護路和潰散的隊伍，思緒像一些腐集的昆蟲，糾成一團。爲了驅除這種煩惱，他狠狠地吐一口痰，對着整個莫斯科城罵道：

「這些吉斯夫人！（野蠻人之意）」

像斬釘截鐵一樣果決，他返身走回臥室，但不到一刻功夫，卻又不由自主地走向露

臺，這時候，有一個副官來報告：

「皇帝陛下的大理石像已經運進城了。」

四

三十三天之後。

雪花像鵝毛一樣飄下來，黑色的灰燼和血跡被掩蓋在下面，莫斯科好像一個琉璃世界了。

但拿破崙卻瘦了許多。這三十三天的朝朝暮暮對他幾乎都是苦惱的，護路部隊被襲擊的消息像雪片一樣飛到他案頭。每當朔風颼颼的寒夜，獨自倚着石欄，他想起許多的事，他想這個混蛋的沙皇亞歷山大難道真不願意講和嗎？如果有一個議和代表像天使般飛臨城下，該是如何痛快的事啊！那時候他的大理石像將被和平地運進彼得堡，他手派的莫斯科公爵將留在克里姆林宮，而他，將披着他的褐色大氅，仍舊乘着馬車浩浩蕩蕩地穿過歐洲，駛進雕刻着自己巨像的凱旋門，聽剛果廣場上那和海嘯般的歡呼，然後回去吻一吻露意絲公主，撬開兒子嫩紅的小嘴看他長了幾個牙齒。真的，他現在異常的懷念巴黎了。但一想到大軍團在俄羅斯的原野，竟整天被那些穿着草鞋的農民們襲擊，他

就切齒地怨恨起一切，他甚至想起設法捉俄羅斯統帥，那個庫杜佐夫老頭兒來斬頭，他甚至有點輕視自己的哥哥弟弟，爲什麼不也像自己一樣英武，帶一些兵呢？

三十三天在紛擾和憂勞中飛逝了。

這一天，莫斯科又是一番景象，一隊隊的兵士又排起隊伍來，奏着軍樂，走過拿破崙面前，原來他們要和莫斯科告別了！雪花飄在他們頭上，身上，大家顫慄地發抖，祇有拿破崙披着貂皮，靜默地檢閱着隊伍。沒有衣服穿就會發抖，沒有麵包吃就會枯瘦，人真是怎樣一種脆弱的動物呀！莫斯科是一個空城，使兵士們飢餓的牢籠，而霜雪寒風又像是百萬精兵也無法抗禦的魔鬼，所以他們要走了。元老院屋頂上的莫斯科徽章和伊凡大帝墓上的十字架都已經搬走，現在要搬走的就祇有人了。

轟隆一聲，克里姆林宮冒起了濃煙烈火，在冰雪中映出一道虹彩。拿破崙回頭望了一眼，帶着複雜的心情，踏上他華貴的馬車，帶回大軍駛向喀魯魯加大道。

但三千公里是如何遙遠的路啊！

俄羅斯人民像是一大羣幽靈怨鬼，從四面八方拿着標槍和斧頭趕來了。

風在嚷，雪花在飄，寒暑表裏的水銀要凍結了！馬噴着白煙，人也噴着白煙；馬嘶

叫着，人喘着。白雪皚皚的俄羅斯草原，似乎是無邊無際的童話的境界，成羣的人馬車輛在上面顯得異樣的渺小。

三千公里是如何遙遠的路啊！每一塊冰雪上幾乎都留下人類的血跡和獸類的皮毛，死亡，死亡，這黑色的東西在大羣人馬中開了花，幾十萬大軍到了納曼時，祇剩一千六百人了。

拿破崙坐在馬車裏，擁着閃亮的貂皮外套，用土啤酒送着微帶酸味的鮮紅的馬肉，兩頰漸漸瘦削下去，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事情怎麼變得這樣利害！」但他卻忘記有一件東西還平靜地遺留在莫斯科，那就是他的身披羅馬皇冕的大理石像，人們都以爲在混亂中丟掉了，其實不是，它靜靜地躺在克里姆林軍械庫，讓灰塵和蛛絲裝飾它的年歲，當被稱爲英雄的人屍骨腐朽時，它卻仍舊完好無缺，讓以後的人類從他身上讀一段人與人間悲慘的歷史。

附註：本文爲紀念蘇軍守史城而作，材料來源，除「俄法戰史」「拿破崙傳」「庫杜佐夫傳」外，最重
要者係V·伊凡諾夫的「鮑羅丁諾與一八一二年」。

